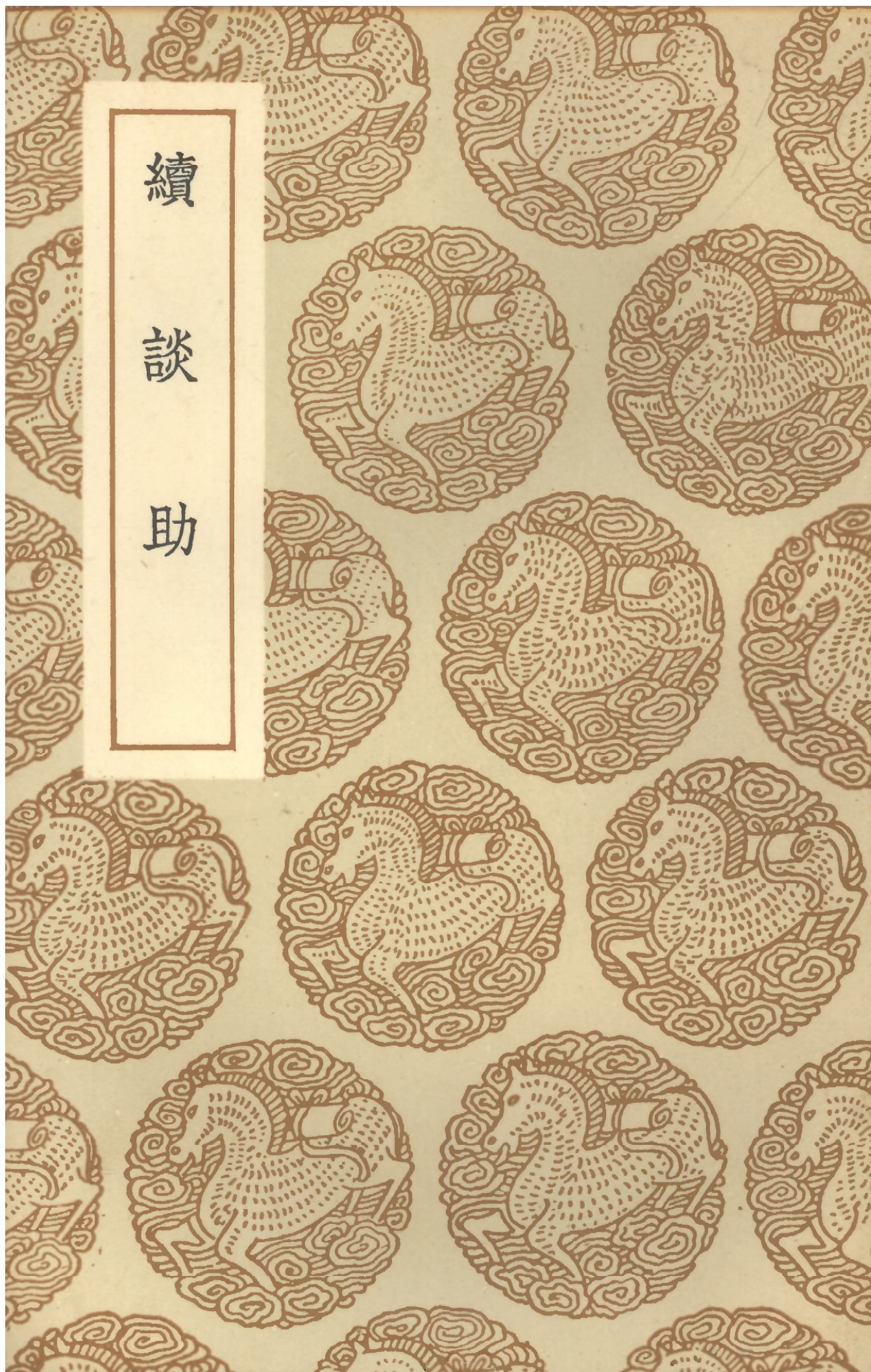


續

談

助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 談 助

晁 載 之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雅堂叢書及十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兩本並爲姚舜咨從宋本抄出惟粵雅本缺字十萬本間有補正故據十萬本排印

刻續談助敘

澶淵晁氏爲北宋文獻之宗。自文元而後，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聯翩。如景迂、悅之、深道、詠之、叔用、冲之、無咎、補之、伯咎、公邁、子止、公武、子西、公邁各以氣節文章名當世。此外著書編集，傳世亦多。自文元至于公武，羣從子孫數十人，著述之見于各家書目者百數十種。今尙存十五種，一門著書之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續談助五卷，明文淵書目始著于錄，未箸撰人。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廣搜祕笈，亦不得見。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但據每種後跋語，知爲崇甯中人伯宇所編，而姓氏爵里無攷，以愚攷之，蓋澶淵晁載之之書也。載之字伯宇，文元適之元孫，與景迂諸人爲兄弟行。鑣廳舉進士，歷官陳留尉、濠州參軍，終于封丘丞。學問精稿，守文元家法，多從長者遊。年二十，所作詩騷已甚奇偉。黃魯直薦之東坡。東坡歎爲異材。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伯宇傷之，有詩曰：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也應沉水取珊瑚。人多傳誦。又有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尤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呂居仁極稱之，推爲少比。箸有封邱集二十卷，談助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曲洧舊聞、郡齋讀書志、紫微詩話、封丘集久佚。談助宋史箸錄。今惟見姚寬西溪叢話所引。八百年來若顯若晦，幸而僅存者惟此書耳。明江陰徐子寅藏有宋刊，後歸秦汝立。姚舜咨于嘉靖壬戌借而手鈔。嘉道間爲常熟張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卽從舜咨手抄本傳錄。書中如北道刊誤志、大業雜記、琵琶錄、乘軺錄等書，

今皆不傳。十洲洞冥、漢武內傳、故事、山水小牘等書，今雖尙存，可以參攷同異，亟爲校梓，與學者共之。伯宇早爲蘇、黃所重，文學必有可觀。此乃節錄以供流覽，不足以言著述，而決擇亦頗不苟。時爲陳留縣尉，捕賊于法雲寺，皆崇甯五年七月至八月所抄。下寮奔走，手不廢書，可以見其嗜學之勤矣。每種皆繫以跋語，明去取之由，原原本本，不同無實空言。東坡歎爲異材，紫微稱其少比，豈虛語哉！于以歎晁氏之多材也。

光緒十三年歲在強圉大淵獻，霜月旣生，霸詒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水利太平關監督歸安陸心源書于潛園之裕裕樓。

續談助目錄

第一卷

十洲記

琵琶錄

第二卷

北道刊誤志

第三卷

乘輅錄

牛羊日曆

沂公筆錄

筍譜

三水小牘

第四卷

漢孝武內傳

洞冥記

文武兩朝獻替記

聖宋掇遺

竹譜

硯錄

漢武故事

殷芸小說

續談助 目錄

大業雜記

第五卷

營造法式

膳夫經手錄

綠珠傳

續談助卷之一

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上。有不死之草。草形似菰。苗長三四尺許。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登時得活。採服之。令人長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銜此草以覆人面。於是起活。始皇遣使者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祖洲不死草也。生瓊園中。或名爲養神芝。一葉可活一人。始皇乃使徐福入海尋不死草。去而不返。福字君房。

瀛洲在東海之東。別有大海中大泊。是對會稽岸。上有蘊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地。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上對天西北門。上多秦玄仙官。宮室各異。饒金玉紫芝。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其氣常肅肅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或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焚之。薪盡而毛不焦。斫刺不入。擊之如皮囊。以鐵鎚鎚其頭數十下乃死。若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黃或白。拔其毛。績之以爲布。名火浣布。國人衣服乃此布。或霑汗。以水浣濯。終不能瑩。唯以火燂布兩邊。食許。出振其垢。卽去。更潔白。



如雪。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十園者。一洲之上。專是樹林。故名青丘。又有風山。常震有聲。上有紫府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元洲在北海中。子地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其芝亦不死。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羣。又有神草百種。亦多仙家。養鳳啄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沉。以能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亦以膠連之。使力士打裂。擊他處乃斷。此膠際不復斷也。漢天漢三年四月。西國王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裘二領。帝以爲西國雖遠。而止貢不奇之物。稽留使者未遣。時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因上書。自入上膠一分。以口濡之。集弦。帝曰。異物也。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膠青色如碧玉。吉光裘毛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厚謝使者而遣之。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侍郎之遠見矣。昔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栝容三升。刀切玉如土。栝與日之晶光齊明。洞照冥夕。出盃於庭中。以向天。比明旦而水滿栝。汁甘而香美。斯實神靈之器也。如膠之所出。並從鳳麟洲來。刀之所出。必從流洲。並西海中異物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北接崑崙。上多真仙靈官之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祠頂戴頰之獸。有大山似人鳥形像。因名人鳥山。山多大樹。似楓而材芳。花葉香數百里。此名返魂香。叩

其樹自作聲如羣牛鳴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糝乃可圓名警精香亦名返生香或名震靈圓或名人鳥香或名震檀香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其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香馥乃活延和三年春武帝行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形如五六十日狗子似狸其色黃帝問使者此物小耳何名猛獸對曰夫能猛者威加百獸不必其形之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鵠之宗百足之蟲猶制勝於騰蛇豈在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此乃閭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賤儒墨而貴道德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今已十三年矣豈圖陛下不知真邪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又問猛獸以何方能伏百邪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邪使者曰猛獸所出或在崑崙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訾食氣飲露解人之語仁下虫庶息於天王之林處于大帝之廐役御師子名之猛獸蓋變化無常能爲大獸之宗乃攫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兄也香雖少尠更生之神圓也於是帝令使者勅獸發聲使者乃指獸令喚一聲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之音又作兩目礚礚交光明衝天良久乃止帝乃顛蹶掩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內外牛馬犬豕之屬皆絕絆離繫放蕩久許乃定帝忌之因以獸付上林苑養之虎聞獸至乃相聚屈脊如死虎狀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餘步顧視虎虎輒閉目明日忽失使者及猛獸所在後元元年長安城內大病疫亡大半矣帝乃取月支

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帝乃祕錄餘香。一旦忽失之。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治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地。接蓬萊山。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草木常生。地無寒暑。長養萬物。又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水味甘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滄浪海島在北海中。海水四遶。各廣五千里。島上專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人形。石腦桂英。丹黃石胆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上。服之。神仙長生。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各方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帶洲在巨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今海等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之處。多生林木。葉如桑。又有樾。樹長者二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也。仙人食其樾。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其樹雖大。其葉樾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樾稀而色赤。九千歲始一生耳。味絕甘香。地生紫金光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者。蓬萊也。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其山週迴五千里。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無風而

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上有九成氣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有飛仙得到其處也。

崑崙丘、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東去岸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匝繞之。東南接積石之圃。西北據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王母告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方長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閼風巔。其二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三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靈仙之所宗。上通璇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也。此山乃天地之根軸。萬度之綱柄矣。

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奧墟。神官所治。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其□□□□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波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來木山。並鍾山之支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處如一。先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徑。自有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大穴中。乃至南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且有四域之高。但當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畢。乃乘

蹻車渡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五嶽。使工刻玉。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了。今丈尺里數皆是禹時書也。不但刻度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也。

右鈔世所傳漢太中大夫東方朔所撰海內十洲記。朔之自序其略曰。漢武帝既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始知朔非世俗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波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陟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宮。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大丹。而西掖大夏。東之通陽之務。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及於是。媿不足以疇廣訪矣。按朔雖多怪誕詆欺。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景純游仙詩曰。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善之注如此。其後又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之注曰。東方朔十洲記言。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若景純所言果以此。則此書誠出於晉魏之前矣。至其載月支使者謂武帝曰。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成天下之治也。其言亦

誠可錄。故廣鈔之。寧五年歲在丙戌七月二日記。時年四十一。權陳留縣尉捕劇賊于故牆法雲寺。

洞冥記 郭子橫

漢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而下。當崇芳之閣。見赤氣如霧。來蔽戶牖。望閣上有丹霞。鬱而起。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青雀羣飛於霸城門。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飭。以文石瑤玉爲列錢之形。刻木爲綺櫨。其雀旣去。改爲青綺門。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婦田氏。夷年二百歲。視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是年。景帝三年。鄰母拾朔養之。年至十三。天下祕識。一看暗誦於口。忽失朔經年。母罵之。朔曰。兒旦至紫涇之海。紫水污水。乃還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之。爾悉經何處行。朔曰。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忽眠。王公貽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旣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方醒。旣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遂嚙兒腳傷。母更悲嗟。乃裂青帛布裳裹之。朔復去之。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向來布裳挂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年中。遊蒙鴻之澤。忽見母採桑於日海之濱。俄有黃眉翁指阿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爾亦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色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代毛。吾自生以來。三洗骨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管。唱來雲依日之曲。東方朔再拜於帝。

前曰東遊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涿源丹獺。涿源之水。魚鱉皆赤。西過洞壑之外。得滄淵虬子。靜海游珠。洞壑在虞淵西。龍虬泉池在五柞宮北。有追雲舟。趨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楫。以木蘭文杏爲櫓。又有掇月舟。起五層臺於月下。弔影山。去照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藿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根入水中。又有紫河萬里。流珠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盛。有降靈臺。象靈池。分光殿七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高千二百尺。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支祇國獻。此鏡照見鬼魅。不敢隱形。郁夷香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飽。粒如粟米大。投清水中。俄而滿一盂也。甘泉宮南有昆邪池。中有靈波殿十二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帝旣耽於靈恠。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拂驅之。

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霞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傾虹樹。亦名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之輦而至。與燕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圍梁三匝而止。梁傍草樹枝葉。或翻或飛。歌之感也。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枝自拂階。上游塵也。董謁字仲玄。武都邑人也。少好學。謁行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簡書。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岐國亦名心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麋草亦名春蕪草。一根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緊密如冰紈。握之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中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波下。實細皮薄。味甘香。葉半青半白。霜下彌美。因名青冰菱。倒枝藻枝橫水上。長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鷗鷀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罾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逐龍舟。凌波艦。捷電艦。□阿舫。撞雷舸。常遊燕焉。

元鼎元年起招仙靈臺閣於甘泉宮西偏。以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輕玉者其質上明而輕。有霞光繡。連烟繡。走龍錦。雲平錦。飛鴻錦。閣上燒雜寶之香。屑如粟。燒一粒氣三月不息。進方塘細棗。出滌塘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實如今之軟棗。進之有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因名握核棗。於閣下燃芳茨燈。此草形如麻。出奔盧國。芳茨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馬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蒼頭赤足遵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中。唯見白燕直昇天。後宮人常作釵名曰玉鸞釵。言其吉祥也。

元鼎五年。支祇國貢馬肝石。常以水銀養內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丹。服之。彌年不飢渴。次之拭髮。白者使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

以此石拭之。應手皆黑。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不可近髮也。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下。隔綈紈重幕。問朔曰。漢承唐運。火德天統。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對曰。臣嘗至昊明之墟。是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乃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卽黃雲出。火德赤雲。水德黑雲。金德白雲。木德青雲。此皆應德而出。

元封元年。起方壺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謀於祕殿。備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祇精香、薰肌香、明庭香、金磬香、沈光香者。塗魂國所獻。然青榘之燈。榘木膏如瀉漆。削置器內。以蠟和之。以塗布。燃照數里。起神明臺。上有九戶。置九天道。皆金牀象席。琥珀尙鎮。雜玉爲龜甲屏風。施紗帳。文犀爲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灌濯。酌瑤琨碧茭酒。削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與衆仙飲笑焉。跋勒國貢文犀。犀有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室中。則有影。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爲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得淚珠。蛟人所泣成也。亦曰泣珠。甜水者。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得數斛。以獻帝。投之陰井之中。井遂常甜而寒。洒肉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茭。割之以釀酒。一飲二旬不醒。漱甜水乃醒。塗山北有梨。太如斗。色紫。一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莖李。色如碧。數千歲一熟。味酸。昔韓終嘗餌此李。名韓終李也。

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駃牛。其高六尺。尾環繞。角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蹄在石山。皆如蓮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尺。立作望仙宮。因名龍鍾石。自陷入土。唯尾出土。今謂龍尾墩是也。帝別微行於長安城西。見一玉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弄。今玉螭腹穿痕。安非此邪。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以誠余也。

四年。脩彌貢駃騠。高十丈。

一作尺。

毛色赤斑。背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寶爲鎖以絆之。以寶器盛葛以飼之。

五年。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

一本無百字。

之間。如黃鵠也。

國人常以此鳥候日時。亦名候日蟲也。帝養之宮內。旬日而飛都盡。明年集於帷屏。入衾袖。因名禪衣。宮內嬪婦皆悅之。有集於衣者。輒蒙帝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也。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東方朔從西那汗國還。得風木十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洹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鷲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名。帝以枝徧賜尊臣。臣有凶者。此人有疾者。枝則汗。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于周世。年七百歲。枝未汗。偃佺生於堯時。年已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已見此樹枯死。死而復生。何啻汗折而已哉。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一萬歲一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鳳一本作鳳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如照月仍名照月珠於□□

□以賜偃盛以琉璃之筐

四年朔從支提國還此國人長三丈三尺有三手當胸手足各三指國中小山能共移澗泉相與飲而盡又有人長一丈全砥霜露結海苔爲衣其戲笑皆取犀象投擲爲樂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青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名爲何對曰因事立名則曰步景朔常自馭之如驚蹇之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三千歲方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得以秣馬立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祥之澤多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大如吉雲之地帝曰何以爲吉雲之地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起雲五色照人著於草木皆五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朔曰臣嘗負吉雲之草以從輿馬此立可得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露盛於青琉璃之器各五合帝徧賜羣臣羣臣得嘗露者老而皆少疾者皆除凡五臣嘗露董謫李兌黃安孟岐郭瓊李兌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舂負五嶽真圖而至帝禮待之因號負圖先生

孟岐清河之逸也年七百語及周初時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叔旦拜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以衣袂拭拂笏厚七分今銳欲折嘗切桂葉而食之聞帝好仙帔草蓋而來郭瓊東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行乞宿入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眠不閉目行地無迹帝聞其異而徵

之黃安代郡人也。早自卑猥。不處人間。執鞭荆而欲書。乃畫地以記其數。一夕地成池。時人曰。黃安舌耕。年可八千餘歲。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大神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伏羲始造罟。一出頭。余坐此已來。經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人謂黃安萬歲人也。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館。忽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而跪。帝曰。子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及異榮也。有明莖草如金鐙。折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時見腹外有光。亦名洞明草。帝到此草。以爲泥筋。以塗明雲之館。則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入水不沈。有香草似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名夜夢草。懷其葉。則知夜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夢夫人。因改名懷夢草。有鳳葵。色丹味甘。久服令人骨輕。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虬入水。得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虬之卵。故名曰虬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虬珠。有五味菜。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不使人眠。亦曰卻睡草。未多國獻此草。人長四寸。織鱗毛爲布。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器宇崇曠。繼鳳毛爲錦。以爲帷屏。鳥奔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有掌中芥。葉如菰。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手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乃指彗星。彗星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爲獸鳴星。有紫柰。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色青。其汁著衣。

不可浣。亦名脂衣柰。有龍肝瓜。長一丈。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賣藥得之。食之千歲不飢。瓜上常如霜雪。刮其上如蜜滓。帝封泰山。從者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黃帝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去。雌者猶在。金鑲出九陽青溪。有鵲銜火於青溪之上。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深恐後人得而銷之。刀於手中化爲赤鵲入雲。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數炬火。有小臣於鸞牖視鵲白頭。鼓翅於帝前。皆東方朔耳。時朔著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善化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石足四殼。因名百足蟹。其殼勝於黃也。亦謂之蟹膠。勝於鳳喙膠。帝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有鸞白鶴集於臺上。倏忽化爲二神女。舞於樓上。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旻春波之曲。帝舒暗海立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此香出胥池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煙樹。有汗滴地如松脂也。

玄都。有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島子常遊翠水之涯。採菱而食之。令骨輕身生毛。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之實歸於南土。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愛奇之。剉之以醞酒。亦名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飲黃酒。呪雞翁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雞如鶴。大色紫。有八翼。下有目。亦名明羽鶴也。

望鶴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濁酒。蒔以玄草。黑茨。金蒲。甜蓼。果有鳳膠。青櫻。籠瓜。白芋莖。寒蕨。地花。紫葛。此葛於地下。

十丈生入地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如虎須草因名紫須葛池中有遊月船觸日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桂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棹衡臯練實三竹爲篙亦自輕竹也石脈之草爲繩纜石脈出輔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於石裏破石得此脈縈結如麻苧也亦曰石麻亦可爲布池中有壁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壁上於沙岸也語曰壽未央得龜黃池北有鳴琴之苑有生金樹斫其皮開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金樹又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也有喜日鵝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舞日鵝有昇菰鴨赤色毛輕上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唼葉間垂露因名畎鴨亦曰丹毛鳧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百年不歇也武帝與東方朔狎暱帝曰不老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邪朔曰東北有日芝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鳥目不令下畏食此草則美飽不能動也帝曰子何知乎朔曰臣爲兒時掘井陷地下數十年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仍隔洪泉其人以隻履與臣乃泛洪泉採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衣邀臣入雲蔽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雕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蛟毫珍褥以白蛟之毫敷水藻之屏風臣舉手拭之恐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膚柔滑吐氣勝蘭不欲嬰拂之恐傷痕也每歌李延年之和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樹皆爲翻落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起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麗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帝昇望日臺。日將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而止於臺上。至夕。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取露菴布爲繼。火甚微。而無幽不燭。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之大錢五枚。以獻帝。於几前身定而影動。名曰影錢。

元封三年。倭國貢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有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開一穴。以通氣也。東方朔曰。唯承桂露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卜。則拜而問焉。

唯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側有青珉唾盂。巨靈乍入。乍出其中。戲咲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乘一青雀。帝因其飛起處。建青雀臺。特見青雀。則不見巨靈矣。

右鈔郭子橫所撰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子橫之論。以爲漢武明特儁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誣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貽然顯著。故撰記名之洞冥。而張柬之言。隨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續。二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後梁尙書蔡天寶與岳陽王啓。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則洞冥記梁元帝時所作。其後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餘人。問此出何書。柬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於望鶴臺西。於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阮籍。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紫臺丹笥之祕。罔不咸集。亦無採掇。則此書僞起江左。行於永禎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羲造王子年拾遺錄。王檢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庸何傷乎。按

東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爲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又此書記曼倩父張氏。而王充論衡道虛篇復言朔姓金氏。神仙道家之言。其荒誕舛錯。類皆如此。故并鈔之。以廣聞見。且使後生知雜家小說爲不足多尙。此余之志也。

琵琶錄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時。釋名爲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有直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闕也。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謝奕、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東鎮西謝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開元中梨園卽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鷗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有舉子白秀才。寓止京師。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焉。跨驢之洛。風清月白。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遊靈武。季靈耀尙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河滿子。四坐傾聽。俱稱妙絕。唯白秀才無言。近坐詰之曰。某有一妓人。聲調殊異於此。廉問知之。促召至。則澹服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者何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樂輩不能過之。疑有一面。琵琶聲高下攏抑撚揭。鞞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無。二人相對歔歔泣下。

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聲。卽街東有

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六么是也。本自樂工進名。誤言六么也。其街西亦建大綵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曲。一本作曲。罷。西市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即驚愕。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賂莊嚴寺僧本善。姓段。以定西鄜之勝。翌日。德宗召入內。令陳本藝。異常佳。一本作嘉。獎乃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琵琶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家女巫授一品調。後乃易數師。師精鑒如此。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孫綱。皆習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不事提一本作叩。絃。與奴擁撚。下撥稍軟。時人謂曹有右手。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師於曹。盡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靈性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前有聲。遂如意。朗彈。忽有一物躍出池岸。視之。乃一片方響。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安節門中有樂人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妙。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間。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他人。楊志乃賂觀主。求寄宿竊聽。仍繫脂皮腰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志即告其事。姑意方回。乃盡

傳其能與之。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

中丞卽宮人官

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因匙頭脫卽送崇仁坊內一本南

趙家料理。

大約造樂器皆在此坊也

有二趙家最妙時權相國舊史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

際忽見一物過長五尺許上以錦繡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卽祕器也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巾

一本有羅字

繫頸遂解領中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將養經旬始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

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臨刑相贈耳厚本納爲妻因言其琵琶今在趙家值訓注之亂人莫

知之厚本賄其樂匠贖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陌有黃門放鶴

子過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詣之翌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宣召問其寅

緣乃捨

一本作教

厚本罪任從匹配仍加錫賜焉咸通中有米郎

卽嘉榮子其父善歌

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

名金兩

右廣鈔唐國子司業段安節琵琶錄安節文昌孫成式子□□中爲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故今

錄特詳舊史言成式好弋獵所述西陽雜俎紀鷹鵠事最多而安節以善樂律琵琶錄又詳術固不

可不慎也七月二十三日陳留崇寧寺法堂

續談助卷之二

北道刊誤志

王攽

自東京至雄州遼客往來所經郡縣之道也

東京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豫舒也言稟中和周邶鄘衛三國之地商畿內地周分爲三北謂之邶

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衛曰瞻彼淇澳三國同風後又屬鄭戰國時魏都焉史記魏惠王三十一號梁秦隸三川郡漢文帝十二

年封子武爲梁王都大梁武卽孝王後徙治睢陽武帝元狩元年置陳留郡留屬陳故縣十七陳留小黃小黃在陳

成安寧陵雍丘酸棗東昏襄邑外黃魏郡有內黃故名封丘長羅尉氏僞長垣平丘濟陽浚儀王莽以益

歲以南付新平雍丘以東付陳定封丘以東付治亭陳留以西付析隧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

故梁郡治亭故東郡析隧陳留無復有郡矣後漢陳留郡十七城陳留浚儀尉氏雍丘襄邑外黃小黃東昏濟陽平丘封丘酸

棗長垣已吾寧陵縣東南考城圍城扶溝三國時屬魏晉爲陳留國縣十小黃浚儀封丘酸棗濟陽長

垣雍丘尉氏襄邑外黃自漢至晉並兗州刺史所部東魏天平元年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郡三陽夏開封

陳留陽夏郡治雍丘縣五陽夏雍丘濟陽圍城襄邑開封郡治開封縣二開封尉氏陳留郡治浚儀縣三

浚儀封丘小黃北齊併開封郡入陳留郡後周大象元年改梁州爲汴州以城臨汴水爲名隋開皇初廢

陽夏陳留二郡大業初又廢汴州分其地入滎陽濟陰潁川梁東等郡唐武德四年王世充平於浚儀縣

置汴州總管府領汴洧杞陳四州洧州今尉氏武德四年置杞州今雍丘隋開皇十六汴州縣五浚儀新

里、開封、封丘、小黃、一作外黃、七年改爲都督府、縣五、浚儀、雍丘、陳留、中牟、尉氏、正觀元年隸河南道、景雲二年

爲中都督府、領宋、豫、曹、滑、許、陳、潁、七州、尋罷、開元二十一年置採訪使、此爲河南採訪使治所、唐每道置採訪使如

漢刺史之職、河南治汴州、天寶初改爲陳留郡、縣六、浚儀、開封、尉氏、封丘、陳留、乾元元年復爲汴州、建中二年置宣武

軍節度使、領汴、宋、潁、亳、四州、梁、開平元年爲開封府、按五代史建名東都、縣十五、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酸

棗、長垣、中牟、陽武、襄邑、戴邑、古戴國也、漢以爲菑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扶溝、臨陵、太康、後唐同光初復爲汴州、宣武軍、縣十

浚儀、開封、封丘、陳留、雍丘、尉氏、陽武、長垣、扶溝、考城、晉天福三年復爲開封府、領縣如梁制、按天福三年十月汴州升

爲東京、置開封府

皇朝建隆四年領縣十六、益東明、咸平五年置咸平縣、大中祥符二年改浚儀爲祥符、廂八、坊一百二十、

府境 東西三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五里、

分陞 周禮保章氏、嫫訾、衛也、壽星、鄭也、漢書天文志、房心豫州、地理志曰、魏地觜觿音弋隨切、參之分陞、衛

地營室東壁之分陞、漢書曰、梁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

戶口、戶十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四口、二十六萬四千二百五十二、漢武帝陳留郡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

天寶初陳留郡戶十萬九千八百七十六口、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七

唐貢絹、今酸棗、中牟、貢酸棗仁、麻黃、附四物產 張載七命曰、大梁之黍、水經注曰、國多池沼、地中出神

劍、其民象而作之、號大梁氏劍、

風俗。河圖曰。堯、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又陳留風俗傳曰。漢議郎。稱撰陳人多髦俊。通儒術。難以游俠施與。有魏公子遺風。故其人難動。以非易。感以義。

城池。舊城周二里一百五十五步。唐建中二年築。按汴州記。

南面三門。朱雀。梁曰。高明。晉曰。薰風。太保。康。建中祥符五年。崇明。周曰。興禮。太平興

東面二門。麗景。梁曰。觀化。晉曰。仁。和。太望。春。梁曰。建陽。晉曰。迎。春。周曰。和

西面二門。宜秋。梁曰。興國。開明。晉曰。金。義。太閭。闔。梁曰。乾。象。晉曰。乾。明。後。更。曰。千

北面三門。景龍。梁曰。祖。名。太。興。國。四。元。化。元。字。避。聖。安。遠。梁曰。含。耀。晉曰。寧。陽。太天。波。舊曰。大安。太平興

新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顯德三年築。

南面五門。南薰。周曰。景。風。宣。化。朱。明。安。上。周曰。畏。景。已。上。並。太普。濟。惠民。河。上。水。門。太廣。利。惠民。河。東。水。門。

名賜

東面五門。朝陽。周曰。延。春。含。輝。周曰。黃。賓。已。上。並。上。善。見。開。遠。門。注。通。津。名。舊。傳。常。號。通。津。為。廣。津。咸。通

為善利。大通。為。順。濟。通。天。為。寧。德。蓋。避。章。獻。太。后。家。諱。今。悉。還。故。名。

西面五門。順天。周曰。迎。秋。開。遠。四。年。改。額。而。國。朝。會。要。皆。不。載。金。耀。周曰。肅。政。與。順。天。並。太

咸豐。廣。濟。河。上。水。門。已。上。並。太平。興。國。四。年。賜。名。並。通。天。平。興。國。四。年。改。今。名。

北面四門。景陽。周曰。長。景。永。泰。慶。景。通。天。平。興。國。四。年。改。今。名。安。肅。太平。興。國。四。年。賜。名。

廂右第一城東左第二城西北
坊太平義和安業廣利寶積
信陵有信陵亭故名廣利
延康惠和建初太和景明
宣化新昌常樂光化利仁
曰壽昌嘉平溢德永濟
延秋咸寧惠寧福昌隆安
善利敦安宣義福隆義
廣濟敦教坊有國子監故名保義
王廟故名夷門景耀永泰建平
山舊坊曰夷門大中祥符改今名
咸宜永安順崇化昭善泰安
保寧永順延福昭善安化
嘉慶昌樂長慶建寧順政成和
永清寧化普惠崇節興化仁
永光慶和崇義徽安明順
豐永昌景平普寧延禧陽坊
崇敦昭奉永崇善聖
慶信化化歸豐宣院太宗
安永安教化德安陽安誕聖之
延寧武城坊有崇禮成隆
慶遠汴坊有武應門城

晉呂豫爲陳留太守陳留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
曰有蔡子凡江應元江統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口風俗
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人物 魏段干木

公子無忌昭信陵君

隱士侯嬴朱亥

張儀

秦尉繚

漢張耳

陳餘

唐崔顥

張士嚴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汴女李州里欽其孝武后時詔表門閭

赤開封縣本漢縣功臣表高帝十一年陶舍封開封侯屬河南郡今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即漢治所晉屬滎陽郡東魏於此置開封郡北齊

天保七年廢隋縣省開封六年復屬汴州煬帝改隸滎陽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汴州以縣屬焉正觀元年

省入浚儀延和元年析浚儀十四鄉尉氏三鄉復置後為望縣梁開平初升為赤縣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東南有赤縣神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遷於仁和門內按此錄前載麗景門梁曰觀化晉曰後唐同光中

降為望縣晉天福三年自洛都汴復升為赤縣

皇朝開寶三年徙于今治按唐以開封治東界今縣本倉事具開寶中范旻修縣記

廂京東第一第二第三坊安節明義清明嘉豫

園苑池宜春苑玉津園講武池

國子監建隆三年重修有文宣王殿其後建閣以藏太宗御書又有真宗御製御書碑二其一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辯論其

一崇儒術論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太學在其東。
修監碑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撰。

景靈宮在太平坊。大中祥符八年置。正殿曰天興。有奉眞、孝嚴、英德、三殿。以奉三宗聖容。又有章懿太后
廣孝殿。宮之東隅建碑。刻景靈宮讚并序。眞宗御製御書。按景靈宮頌及奉眞殿醺獻記並劉筠撰奉眞山亭記晏殊撰奉眞殿瑞橙詩序盛度撰

崇先觀。舊曰壽星。本上清宮壽星殿。慶曆三年火。此殿獨存。因以爲觀。嘉祐七年更今名。有永崇殿。以奉
眞宗聖容。

集禧觀。舊曰會靈。大中祥符七年置。以皇祐五年火。更今名。正殿曰奉神。殿之東廡有奉神述碑。眞宗御
製御書并篆額。仁宗親謄篆額于石。按奉神述蔡襄摹寫碑陰文梁適撰又有神藻殿以藏眞宗御製有奉眞園、芳華園、凝祥池。

醴泉觀。舊曰祥源觀。天禧二年置。以至和元年火。更今名。正殿二。前曰寧聖。後曰感通。其西涵清殿有湧
泉。飲者疾多愈。有靈嬉園。

奉先資聖禪院。乾德二年置。有宣祖昭憲皇后慶基殿。大相國寺。唐延和元年立。今額。本北齊大建國寺馬鄭審之宅因疾施爲招提坊復置寺睿宗以舊至道中增修宋白撰太宗御題額夷簡撰呂正殿北資

聖閣。按寺舊有重閣高三百尺敵揚州西靈塔唐大順初災後唐長其南仁濟寶奎二殿東曰仁濟立銅
圖經于石。有仁宗御篆。夏竦撰序。西曰寶奎。有仁宗飛白書。章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眞宗仁宗御
得象篆額。晏殊撰記。寶奎北口有經藏。天聖初降眞宗御集。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眞宗仁宗御

製頌偈贊。按佛牙碑賈昌朝書御製韓琦立石趙槩篆額王珪撰序并書東南隅普滿塔案普滿塔唐至
僧惠雲鑄。綱勒像。睿宗書。寺額。王溫裝。佛并善神。吳道子畫。文殊維摩。李秀刻。障目。邊思順造。排雲閣。石
抱玉書。變相。車政道畫。天王。環師畫。梵王帝釋。僧智儼造。位次圖。世以此爲十絕。又有玉階石。鑑李邕書。

韓幹畫亦皆絕倫矣。據津州記。塔旁羅漢院有桂籍堂。案新賜第進士多集於此。揭碑以刻御詩并題名。有田神功、李坤真畫失其所。記吳育撰。

明聖觀音禪院。梁乾化元年置。經藏定力禪院。成本梁舊。後唐同光二年置。天普淨禪院。唐長興二年置。晉案遊普淨院序。陶穀撰。趙安仁書。

景德寺。本相國寺之東圃。周顯德中置寺。六年曰天壽。景德三年改今額。案舍利塔。

天清寺。在繁臺上。周顯德二年置。在清遠坊。六年徙於此。王著撰。有興慈塔。開寶中。

乾明寺。舊曰報先。太平興國三年改今額。乾明太宗誕節名。後徙無相寺入焉。李昉撰。

萬龍岡。在縣東南五十里。兔岡。在縣東北七里。舊云。即梁孝兔苑。俗曰兔敞岡。

汴河。案水經。汴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酈道元注曰。陰溝。黃蕩渠也。汴水受旃然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

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汴水從潤中。東南流。今潤北。征記。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度水。張華曰。一渠東。

南流。經浚儀。謂之洪溝。一渠東經陽武。為官度水。文穎曰。洪溝。即官度水也。自禹塞滎陽。開渠以通淮。

吳漢平帝時。汴河決壞。明帝永平中。引樂浪人王景。使陳利害。賜山海經。禹貢圖。詔景與謁者王。

湮塞。隋煬帝起自滎陽。水至千乘海口。景乃十里立一水門。共相回注。無復潰漏之患。宋武帝北征。後復者。

水。源語在國朝。會要。前漢書地理志云。滎陽。顏師古注云。汴水漏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

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應劭曰。故魏國亭。是也。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宕。沛音子。禮反。本濟水字。

廣濟河。即荷水也。州濟陰縣東北。曹俗曰五丈河。開寶六年。改曰廣濟。案周顯德六年。發滑毫二州大。濟。

青

惠民河。自尉氏縣界經縣入祥符縣界。復過縣境東南入于蔡。俗曰閔河。開寶六年改曰惠民。案建隆元年導閔水

與蔡水合。貫京師以西。南爲閔水。東南爲蔡。

蔡河在縣南八里。案周顯德六年二月。命韓令坤自京南引閔水入蔡河。江通陳、潁、水運。

又蔡渠在縣東南二十里。水經云。蔡水東流至於潁。案六典。桑欽水經引其枝流千二百五十二。桑欽見前。漢志。酈道元字善長。後魏人。又據後魏書。源出濟腹。自尉氏縣界入縣境。今涸。

道元。酈範子。撰注水經四十卷。源出濟腹。自尉氏縣界入縣境。今涸。

浚溝在縣東北五里。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案詩注。浚。衛邑。輿地志曰。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經其

理或然也。

琵琶溝在縣南十里。自中牟富戶溝入祥符縣界。過鹿瀆。自鹿瀆而東貫建城。甘石、二陂經縣境入尉氏

縣界。一曰新渠。以形似琵琶故名。案舊經。又有過水在縣東南三里。引水經云。陰溝東南至沛。爲過水。隋大業三年。開。唐正觀十三年。長史柳寔續建斗門。引注琵琶溝。今廢。

沙海。戰國策曰。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爲日久矣。卽謂此

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注之。習舟師以伐陳。今涸。在縣西北十二里。

逢澤。案水經注。魯溝東南入百尺陂。卽史記。秦會諸侯逢澤。一名逢池。案通典。唐天寶六載。改曰福源池。

案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逢陂。忌澤。

甘石陂在縣東南。秦太史甘公所居。亦曰甘城。

蓼隄在縣東北七里。陳留風俗傳云：漢梁孝王都大梁，以其地下濕，東徙睢陽，益築此隄。至宋睢陽三百

里以近蓼城，故曰蓼隄。案元和郡縣志云：蓼隄，梁孝王所造甬道也。

橋，汴河。延安通遠，惠民河，龍津，宣泰，安國，碧瀾，延福。

人物 鄭興 鄭冲

倉垣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注云：淖水又東逕倉垣城。輿地志云：倉垣城南臨汴水，西北有蒼頡冢。城

有列仙臺。案元和姓纂云：地記蒼頡姓侯，罔氏又云：蒼頡居馮翊，又据尚書正義：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

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包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諸儒之解蒼頡，其說相齟，故悉載以備廣記云耳。

廢新里縣城在縣東三十里。顧野王輿地志云：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是也。隋開皇十六年，分浚儀置新里

縣。大業二年廢。唐武德四年復。正觀元年又廢。案唐志：武德七年廢新里，入浚儀，與此異。

吹臺十道志：大梁有師曠蒼頡吹臺。漢梁孝王增築曰明臺。孝王常案歌吹於此，亦曰吹臺。按陳留風俗

頡師曠城城上有列仙吹臺，梁王增築之，後有繁姓居其側，亦謂之繁臺。梁開平中，嘗閱武於此，又曰講武臺。案喪亂乞活，

和郡縣志。

南硯臺張耳墓，以其形似硯，因名。漢時。

信陵亭在城內，臨汴水。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俗曰公子亭。舊在相國寺前。大中祥符七年徙於此。北直

宮。

赤祥符縣。本浚儀縣。案浚儀古大梁文顧野王輿地志云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經其北象而儀之故

曰浚儀。案水經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帝王世紀云禹避商均浚儀晉地道記云儀封人此縣也案論語

蓋衛邑封人官名寔字記儀城在東明縣之西北亦爲衛地。漢屬陳留郡。晉屬陳留國。後魏徙大梁城。東魏天平中隋初屬汴州

煬帝改隸滎陽郡。唐武德四年於縣置汴州。自隋陟唐迄于五代晉周之間凡六遷。案東魏縣在大梁東徙城北唐置羅城內移遷城北今班荆館是

軍巡院。晉移崇仙坊。周遷城北。今班荆館是。皇朝乾德中徙于今治。大中祥符二年改曰祥符。案唐以浚

廂。京西北第一第二第三

坊。乾馬。天苑。福慶。建陽。開化

瓊林苑。舊曰金鳳園。瑞聖園。舊曰含芳。

金明池。方八里。太平興國中太宗以其地停水。因疏爲大池。池中構廣殿。通以飛梁。其南瓊林苑。面池起

樓。樓今號寶津每歲暮春具樓船水嬉。以備車駕臨幸焉。

都亭驛。在縣南官街西。舊曰上源汴州起此

班荆館。在縣北景陽門外。案班荆館見汴州記。又有

祆神廟。案西夷朝貢錄康國有神祠名祆畢國有大祆祠說文胡神也唐官有祆正一曰胡謂神爲祆關

去病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爲主。萬壽觀。天聖七年置。正殿曰太霄。有延聖殿。以奉眞宗聖容。案長生崇壽殿讀并序并篆額又表詔刻又

有章懿太后廣愛殿

建隆觀建隆中置觀記馮元撰或云本瑞雲觀地

太一宮正殿曰黃庭宮記宋經撰

瑤華宮在安定坊景祐二年置

太平興國寺開寶三年置其地本唐龍興寺太平興國元年賜額有開光殿以奉太祖聖容寺之西偏傳

法院案傳法院太平興國七年置初天竺僧天息笑其中建閣舊藏天竺梵經有聖教序碑太宗真宗御

製閣南乾華殿有天竺梵字碑仁宗御製序御書梵字并篆額案梵字序賈昌期書梵字後記章得象撰乾元節譯經御筵賦詩序呂夷簡撰

啓聖禪院即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中置有永隆殿以奉太宗聖容院碑晁文公撰

慈孝寺天聖五年置本蔡國公主宅有崇先殿以奉真宗聖容又有章獻太后彰德殿寺碑夏竦撰宋經書

普安禪院周顯德五年置有殿二南曰隆福元德皇后殿北曰重徽明德皇后章穆皇后殿寺碑水陸大齋碑

開寶寺舊曰獨居魏甘露五年修唐更曰封禪案明皇東封近寺置行宮開寶中改今額其西福聖禪院

舊有靈感塔經火廢案寺舊有靈林院唐懿宗立額其東經藏院制舉登科皆刻名於此案題名記楊察

王著撰寶林院法堂記宋白撰

報慈寺本梁祖故第乾化四年置寺碑梁鄭珏撰

寶相禪院。後唐長興元年置。晉天福三年立。有彌勒閣。顯聖寺。建隆元年置。案感慈塔碑。仁

夷門山。今開寶寺後。城家記云。大梁城門名也。案元和郡縣志。傳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此

汴河。城家記云。大梁城南。汴水東流。案隋煬帝欲幸江都。開通濟渠。自

廣濟河。上承金水河。貫新城。案水經。荷水世謂之五丈溝。東逕陶丘北。周顯德四

京索河。在縣西南十五里。京案楚漢戰。京索水通五丈河。東北注。定陶入于濟。四

京水也。元和縣志曰。京案漢書注。京縣名。有祝龍泉。鄭共叔所居。應劭曰。縣名。出京縣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

水出。案陽縣東南平地。索亭西。京相璠曰。世語。本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又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

曰。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氏。即此城。北征記。有索水。郡縣志曰。索水出。故號小索。又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

名。小徑山。山海經云。小徑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舊傳。即索水也。索音求。索之索。一作漆。春秋音義。索。悉落

切。二水合流。亦曰金水河。自中牟縣界至縣境。流入御溝。案後唐同光二年。命蔡州刺史

白溝減水河。在縣西南三十里。皇朝疏鑿於萬勝鎮。置斗門。以分汴水之溢。入白溝。自中牟縣界經縣境

入廣濟河。

琵琶溝貫逢池。元和郡縣志云。在中牟。名齊人溝。至此而變名。

古酺池。在縣西。舊經云。梁孝王嘗大酺於此池。案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又案趙武靈王滅

中山。酺五日。其所起遠也。

牧澤陂。案水經注。牧澤中出。郡國志。浚儀縣西有牧澤。陳留風俗傳云。魏惠王牧馬之澤。唐正觀二年

陂涸。今復渟水。皇朝為牧馬地。俗呼為霧澤陂。案汴州記。城西北有霧澤陂。又云。此

寒泉陂。邶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案澶州濮陽縣有

橋。汴河。天漢舊曰昇平。又曰迎真。天聖初改曰天漢。

廣濟河。澄波。望遠。彰化。惠民。河安。

人物。邊韶。邊文禮。王吉。符融。漢。晉董養。後魏鄭太。隋魏醜郎。

大梁古城。案戰國策注。大梁魏惠王所都。今陳留浚儀。城冢記云。大梁城畢公所築。畢公高。文

挂鼓城。挂字避聖。祖嫌名。城冢記云。師曠所築。

博浪城。史記云。張良爲韓報仇。擊秦皇帝博浪沙中。今陽武。東南沙海相亘。卽此城焉。按漢書作博浪。狼音浪。

崇臺。城冢記云。梁孝王所築。臺卽此舊經并汴州記可見。

岳臺。舊云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

張儀墓。在樂安鄉。形似硯。謂之北硯臺。案郡國志。作硯子臺。

司徒陳執中碑。仁宗御篆額。曰哀忠之碑。張方平撰。執中父。恕碑。錢明逸撰。

畿長垣縣。春秋時衛地。本漢縣。水經注。長垣。故首垣。秦更從今名。隋開皇十六年改曰正城。正字避太祖廟諱。上一字。下同。縣南有故正城。因

名。春秋次子正。卽此地。晉志曰。正城孔子所厄也。皇朝避太祖廟諱。復爲長垣。

濮水。在縣北五十里。左傳云。哀公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杜預注云。濮水自陳留酸棗縣界。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又過封丘。乍城經縣境。五十四里。二百步。入韋城縣。

隋開皇中。刁恭。恭字避王名。常導此水。俗曰刁溝。

望韋城縣。古豕韋氏之國也。國語注。陸終第三子。號神仙。傳曰。彭姓。豕韋。彭姓之別封者。又屬滑州。隋

中衛南縣。本衛楚丘之地。案通典文公漕邑。春秋時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

封之。案漢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於是文公名燬。乃自漕邑遷于楚丘。即今縣地。後又遷于帝丘。漢今之

是也。文公子。漢爲濮陽縣。隋開皇十六年。析濮陽。白馬。韋城縣地。於此置楚丘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

丘。案元和郡縣志曰。楚丘有二。宋楚丘。即今宋。改曰衛南。以其在衛之南垂。故名。皇朝雍熙中。析屬澶州。

白馬城。在縣西二十里。古衛之曹邑。城家記云。秦昭王逐白馬至此而臥。遂築城以擁之。故名曰白馬城。

上澶州。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案杜預曰。澶淵今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

浮水故澶。上承大河。漢爲東郡頓丘縣地。唐武德四年。析魏州之頓丘。觀城。置澶州。晉徙于德勝渡。

土貢。唐澶州貢胡粉。角弓。鳳翮。席。今停。

上頓丘縣。本漢縣。屬東郡。衛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舊治在王莽河西。後移于戚城東南二十五里。今

縣北有陰安故城。亦舊縣也。唐於此置澶州。晉遷於德勝。縣并徙焉。即今治所。案史記注。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

泉源祠。在縣北三十五里。詩云。泉源在左。

開福口。在縣西一里。本周高祖舊第。顯德元年置。曰興龍。五年改曰啓聖。今有信武殿。以奉眞宗聖容。

中濮陽縣。案水經注。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本高陽之墟。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博物志曰。桑春秋衛成公自

楚丘遷于帝丘。後爲韓魏所侵。衛獨有帝丘。案蔡徒。衛野王。二漢屬東郡。應劭曰。濮水隋唐隸濮州。晉天福四年

遷于澶州之南郭。

河濱廟。在縣西北二里。景德元年。車駕北巡。因置廟。大中祥符元年。進號顯聖靈源公。遣使告祠焉。真宗御製

靈源公贊命翰林學士晁文元公撰碑

德清軍。

本陸家店地。晉移濱州於德勝寨。以舊濱州置頓丘鎮。天福六年。高祖幸鄴都。改爲德清軍。開運元年。遷於此。屬濱州。

中清豐縣。本漢內黃縣地。孝子張清豐所居。號清豐店。唐大曆七年。置縣。因曰清豐。屬濱州。皇朝慶曆四年四月。遷縣於德清軍。仍故屬云。

廣陽山。郡國誌曰。高陽所葬。俗號青冢山。

次畿南樂縣。本漢昌樂屬東郡。

漢志作樂昌。

後漢省。後魏太和二十年。置昌州。治於縣。今縣西古城是。天平元

年。廢州。徙縣繁河西。更名繁水。今縣西廢城是。後周廢繁水縣。復置昌州及縣。今故昌樂縣是。隋又改爲繁水。唐武德五年。復爲昌樂。隸魏州。後改曰南樂。

北京大名府。

治大名。元城。二縣。

禹貢兗冀二州之域。後爲觀扈之國。春秋時爲晉地。戰國時爲衛。魏二國之境。秦

以魏。

司

置東郡。以趙地置邯鄲郡。漢高祖使韓信定河北。以秦邯鄲郡之南部。並東郡之邊縣。置魏郡。漢魏

郡治皆在鄴。

後封曹操爲魏公。分置東西都尉。黃初二年。置陽平郡。晉因之。前燕慕容暉都鄴。於今州治置貴

鄉郡。宋文帝又分置東陽平郡。周大象二年。於貴鄉東界置魏州。隋大業初。罷州爲武陽郡。唐武德四年。復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爲冀州。以舊冀州爲魏州。升此爲大都督府。咸亨三年。復爲魏州。罷都督府。開元二十一年。置採訪使。此爲河北採訪使治所。天寶元年。更爲魏郡。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

建天雄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爲魏州。後爲魏博節度使大都督府。梁爲天雄軍節度。後唐同光元年升爲東京興唐府。三年建爲鄴都。晉天福二年爲廣晉府。案五代史天福三年升爲鄴都。漢乾祐元年爲大名府。周顯德元年復爲天雄軍節度。皇朝慶曆二年五月十六日。德音升大名府爲北京。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

次赤大名縣。本漢元城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貴鄉。因慕容暉之貴鄉郡以名之。後唐改曰廣晉。漢乾祐元年更曰大名縣。

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案瀆至王莽時塞。故世傳爲王莽河。或云王莽決河而東北。河遂塞。非也。見後館陶縣。

次赤元城縣。本漢縣。屬魏郡。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遂氏焉。

次畿館陶縣。本春秋時晉冠氏邑也。縣西北七里有陶丘。趙時置館於其側。因以名縣。漢屬魏郡。魏屬陽

平郡。石勒移陽平郡治此。後周大象二年置毛州。隋大業初廢。以漳水溢決。徙今治。屬武陽郡。唐屬魏州。

屯氏河。案漢書注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在縣西三十里。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顏師古曰。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案師古以隋誤置毛州。據上文周大

不受代。自稱大總管。所管相衛黎毛。詔其趙冀。漢治皆從之。則周已有毛州。明矣。師古注釋疑。

次畿永濟縣。本漢清河郡貝丘縣之地。隋以後。其地入臨清縣。唐大曆七年。析臨清之南偏置永濟縣。以

西瀕永濟渠。故名。本隸貝州。天祐三年隸魏州。

次畿臨清縣。本漢魏郡清淵縣地。清河在西北。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以臨清河故名。後唐屬魏。

望恩州。禹貢冀、兗二州之域。据河自大岷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地里志云。降渠在經城縣北。去郡四十里。今治在降水之東。古兗州之境也。水西諸縣乃冀州之域。周爲甘泉之地。春秋時爲晉東陽地。亦齊之西境。三家分晉入趙。秦并天下。爲鉅鹿郡地。漢高帝三年。韓信出井陘定趙地。分鉅鹿郡。始置清河郡。景帝故爲清河國。後漢桓帝二年。建改爲甘陵。案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厓。改曰甘陵。因以名縣。桓帝建改清河國。符堅又移於平厓城。後魏移郡於漢厓城。北齊移於今州西北十里。爲甘陵也。魏復爲清河郡。晉爲清河國。符堅又移於平厓城。後魏移郡於漢厓城。北齊移於今州西北十里。後周建德六年。平齊。於郡治始置貝州。又案元和郡縣志。隋初郡廢。煬帝初復清河郡而廢州。唐武德四年復爲貝州。六年徙治於歷亭。八年復還故州。天寶初爲清河郡。乾元三年復爲貝州。咸通中徙於故州東南十里。即今治所。晉天福三年爲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州隸之。皇朝慶曆八年改爲恩州。降爲軍。案和郡縣志云。郡臨清水。故號清河。

清河絹爲天下第一。隋圖經附。

緊清河縣。周甘泉市之地。秦爲厓縣。漢爲信城縣。屬清河郡。後漢安帝改爲甘陵。晉省甘陵。置清河縣於厓城之西南。歷後魏、北齊。至隋。凡三遷。案後魏自厓城西南徙厓城中。北齊遷信成。唐隸貝州。皇朝端拱元年徙於郡北永寧鎮。淳化五年再遷今治。沙河。本降水。在舊縣西十里。自清陽縣界經縣境。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案尙書注。降水。水名。入河。大州屯留縣方山。至冀州與滹沱水合入海。大陸在那。趙界。一名鉅鹿澤。爾雅。晉有大陸。注。鉅鹿縣北廣河澤是也。降一作絳。

上漳渠。一名濁漳渠。案淮南子。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河。鹿谷。疑即鹿苦水。經注作麓谷。世亦謂之濁漳。爲潞水。案

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正義。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隋大業八年。以水溢壞隄防。遂於鄴郡成安縣界。

決此水入下漳渠。此渠遂涸。案淮南子。清河。括地志。濁漳。今俗名御河。入

下漳渠。一名清漳渠。案淮南子。清漳水所出。揭戾。注。揭戾。山在上黨。沾。沾。池兼切。又漢注。在舊縣西二十五里。

自宗城縣界經縣境。城。上漳。在舊縣。縣境。入清陽縣界。二十五里。合漳渠。隋大業八年。自鄴郡成安縣界流

上漳渠水入此渠。煬帝征遼回。繇此渠。亦號曰樂河。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界。又疏此水入御溝。

與永濟渠合。此渠遂涸。案御河一名白溝。隋大業四年。春。發河北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

與永濟渠合。御溝。即御河。文意未明。

故信成縣。在舊縣西北十四里。寰宇記曰。唐咸亨以

望清陽縣。漢置。屬清河郡。漢志注。清陽。王都。又爲貝丘縣。案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敗于貝丘。是。又後漢志。樂安

昌。應注。疏矣。據聚說。齊襄公敗于貝丘。非此地也。古清陽之地。後漢省入甘陵。晉省甘陵。於此置清河縣。後齊省貝丘入焉。改曰

貝丘。隋復爲清陽。唐永昌元年。徙於永濟渠之孔橋。即州西南清陽故城是。屬貝州。開元二十二年。自孔

橋徙今治。

甘陵。世謂之唐侯冢。非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古清陽城內。舊經云。後漢清河王慶之墓。案慶即章帝子。安帝父。尊

縣西。南疑。

急尙氣執輕爲姦。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案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蓋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宦不偶值要都。人物嘯父冀州人。少在曲周市上補履。梁思得其掌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母別。列數十火而登仙。見列仙傳。

望信都縣。本漢縣。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長樂郡。隋曰長樂。屬信都郡。唐復爲信都。屬冀州。天祐二年以避朱全忠祖名。改曰堯都。書正義曰堯都平陽舜都蒲版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後唐還舊名。

胡蘆河在縣西。一名衡漳。信都記云。衡水有袁譚渡。歷下博城北。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鹹苦。俗曰苦河。亦號黃漳。又曰長蘆水。水經注衡水又北爲袁譚渡譚自北往還故得名。

中衡水縣。本漢桃縣地。隋河北大使郎蔚之置縣。以西有長蘆河。則衡漳之故瀆也。因名衡水。衡漳水今涸。

古降渠。隋開皇中穿。以引漳水。熙寧元年大河溢決此渠遂廢。

上武強縣。古武隧縣地。六國時屬趙。前漢屬河間國。後漢屬安平國。西晉於其城置武強縣。因故城以爲名。唐正觀元年自冀州析入深州。皇朝熙寧元年七月以避大河及滹沱河水之溢。徙于縣北舊武強城。上樂壽縣。本漢樂成縣。成一作城。屬河間國。故城在今縣東十六里。卽漢治所。城中有獻王陵。後漢桓帝改爲樂陵縣。後魏遷河間郡及

陵縣。後漢書作樂成。陵與此少異。

帝追尊祖父河間王開爲孝穆皇。以爲邑。奉山陵。魏改爲樂成縣。後魏遷河間郡及

縣於樂壽亭。又徙武桓城中。並太和十一年。隋罷郡。以縣屬瀛州。開皇十八年改曰廣城。仁壽元年改爲樂壽。煬帝

名取樂壽亭以爲名。大業十三年遷今治。唐隸瀛州。周屬深州。皇朝至道三年復還瀛州。

房淵。按九州記云。樂壽縣有房淵。方三百里。慕容雋元璽三年。水忽生鹽如印。其淵一日再長再減。不失

其度。洽聞記云。居者時見龍狗之狀。戲於旁。葉落於淵者。輒有羣燕銜出。未詳其所。

河間孝王墓。郡國志云。俗曰覆釜陵。一云卽後漢河間孝王陵。縣有二孝王墓。

上瀛州。舜有十二州。爲并州地。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唐叔所封之土。春秋時屬晉。七國時爲趙地。秦爲鉅

鹿郡之東北鄙。漢爲河間國。後魏爲河間郡。孝文分置瀛州。郡國志云。以地帶瀛海。又以物產滋瀛爲名。

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郡。唐武德四年改爲瀛州。實建德改。天寶元年爲河間郡。乾元元年復爲瀛州。案瀛

州舊號關南。太平興國七年改曰高陽關。

人物。琴高。案神仙傳。高。趙河間人。入涿水三月。乘鯉而出。衣服不濡。案高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遊冀

子。其日皆待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來去樹中。見列仙傳。元俗。河間人。賣藥於市。日中無影。李善注文選。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

明算術。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案元和姓纂云。張教封於信都。因氏焉。一云本申屠氏。古者信申音同。齊有信都芳。

望河間縣。本漢州鄉縣地。屬涿郡。今縣東北四十里古州鄉城。卽漢治所。後漢省州鄉入武垣。屬河間國。

隋於此置河間縣。屬瀛州。大業初隸河間郡。唐復屬瀛州。皇朝景德三年。遷今治。

靈星祠。案周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在縣東南武垣城。漢高祖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

歲時祠以牛。案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張晏

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案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辰爲龍。就其類也。

漳沱河在縣西十二里。自深州饒陽縣界經縣界入莫州任丘縣界。案周禮并州其川庫注庫 寇河。音寇

災切見 在縣一里。□漳沱河分流。案周禮并州其川嘔夷水經曰漚水出焉漢志注在縣一里 漚水出焉。漢志注在縣一里 漚水出焉。漢志注在縣一里 漚水出焉。漢志注在縣一里

義渡口在縣西南二十里。後漢光武至漳沱河。案漳沱舊在饒陽南曹操因饒陽北故 令王霸往視霸詭曰

冰堅可渡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即此地。案光武所渡處今猶謂之危渡口

君子淀在縣北三十里三郡記云淀中多魚鰲菱芡舊經云後魏太和中嘗築學館於此今淀中有君子

家南有君子鄉。李善注文選淀澱古字通又太冲魏都賦注云淀泉而淺者

上任丘縣本漢鄆縣地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隋分置任丘縣因縣南任丘故城以爲名。案元和郡縣志云隋時屬滿州

大業二年廢唐武德五年復屬瀛州景雲中析隸鄭州

謁城一名任丘城。案舊經三郡記云漢元始二年巡海使中郎將任丘築此城以防海寇因名 在縣南二十六里。寰宇記云後漢桓帝崩太后

使竇武詣河間迎靈帝居此城羣臣至此朝謁謂之謁城。案竇武定策使劉儵此云竇武恐誤

上莫州舜有十二州爲并州東境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唐叔所封之士春秋時屬晉晉開太行之東又爲

晉東陽地七國時屬趙亦燕趙二國之境秦爲邯鄲郡漢屬涿郡晉入符石唐景雲二年始以瀛州之鄭

文安清苑任丘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鄭州。案州即瀛州鄭縣地 是歲歸義還幽州莫字本從邑開元十三年以鄭鄭

文□□□去邑天寶元年改。原空十字 莫州□天福初析文安置□州□朝。原空八字 清苑置

保州。原空十一字 鄭縣本漢縣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後魏隸河間。案寰宇記鄭縣後魏孝昌三年移治河間城周宣政元年還今治

□□□□隋廢屬瀛州。煬帝□復隸河間郡。唐武德四年屬滿州。案武德四年以□□□□博野清苑置滿州。正觀初改隸瀛州。景雲二年於縣置鄭州。因屬云。

邳縣亭侯祠在州城□北隅。卽後漢公孫瓚也。邳子□三郡記云。漢□□□□□□多附瓚。瓚爲賑恤□復思其惠爲之立祠。

滹沱水自任丘縣經縣境。入雄州歸信縣界。山海經云。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水經云。

滹沱河出雁門郡□□□武夫山。（原空七字）易水在縣□二十□□□□軍向陽縣界經縣境五里入

雄州□城縣界□□□禮井州其浸洩易水經曰□□□山涿郡故安縣閭鄉

人物扁鵲。案廣軒轅本口口與扁鵲口口脈法撰口口上下經又案史記正勃海郡鄭人也。鄭當義秦越人者與軒轅時扁鵲相類號扁鵲家於盧國因命曰盧醫。

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名聞天下。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原空十九字）

鄭人留侯良人後□有□才。（原空四字）軍。（原空三十四字）超口早不口口張伯英附口口

中雄州。舜有十二州爲幽州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爲燕地。秦屬上谷郡。兩漢屬涿郡。晉

屬范陽國。後魏亦爲上谷郡地。案易縣開皇初置黎郡。見隋志。舊經又云。煬帝初爲上谷范陽郡。唐因之。据隋志。無范陽郡。唐大曆四年析范陽之南

境置涿州。其地屬焉。州本涿州歸義縣之瓦于濟橋。當涿州南。易州東。直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周顯德

六年世宗復三關。以北控幽薊。置雄州。仍遷歸義容城二縣於城中。

中歸信縣。漢易縣屬涿郡。北齊天保七年省入鄭縣。周隋因之。唐武德五年置歸義縣。屬北義州。正觀八

年與州同省。八年復置。屬幽州。大曆中析隸涿州。案大曆四年幽州節度朱希彩表置涿州遂析歸義屬焉唐末遷于馬橋關。周世宗復三關。於縣立雄州。皇朝太平興國二年改曰歸信。

洪城鎮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案舊經又有白溝鎮在縣北鎮有白溝驛景德三年置初開寶中以備太祖出師因築館於此太平興國四年廢及契丹修好復增廣焉縣北又有永安亭亦曰景德三年置今廢鎮而驛亭具存

易水在州城南門外。自保州保塞縣界經縣境入霸州永清縣界。案淮南子注易水燕之南水也又漢志易水至范陽入涿

巨馬水。自易州界經縣境入霸州界。案袁紹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公孫瓚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迺縣界流入水經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

涿山即涿水也

塘水在縣南。南北袤二十里。東西廣五十里。東至西榆林村。西至郭李口。南至龍華村。北至火渦寨。皇朝淳化四年引進使何承矩奏請自雄州東至于海。築陽關水淤屯田。朝廷命承矩充河北制置屯田使。

年積水三百里。歲溉田數百頃。莞蒲蜃蛤之饒。

居庸城在縣西□里。南臨易水。後漢公孫瓚破劉虞□□幽州□□□□□□營壘樓觀□□

中下容城縣。戰國時其地屬燕。本漢縣。漢志曰燕地南行涿郡之容城。後漢省。晉復以涿地爲容城縣。屬

范陽國。案漢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晉武置范陽國齊天保七年併入范陽縣。隋開皇初改爲迺。案迺音字由切漢涿郡之縣

容城縣。開皇元年改置迺縣唐武德五年置北義州。以迺縣屬焉。正觀元年州廢。縣隸易州。聖曆二年更名全忠。神龍

二年復故名。天寶元年更曰容城。周顯德六年升瓦橋關爲雄州。析縣隸焉。是歲八月縣廢。皇朝建隆四年七月復與歸信縣共治於州城中。

容城縣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古歸義縣城在今縣北十二里半。

右鈔熙寧四年集賢王君攏字玉校□所纂集北道刊誤志。時大河自澶州東南流。今河徙。迂遼客者。自滑由磁、相、邢、趙。至于瀛。莫矣。蓋此書本以備迎送北客問答之間。聞君玉之子仲勇。今續成其書矣。未之見也。

續談助卷之三

乘輅錄 輅音謠 路振

大中祥符元年。知制誥路振所作乘輅錄云。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卽巨馬河也。五日。自白溝河北行至新城縣四十里。新城屬涿州。地平無邱陵。六日。自新城縣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十五里過橫溝河。三十五里過桑河。涿州城南有亭曰修睦。是夕宿於永寧館。城北有亭曰望雲。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鄉縣六十里。道微險。有邱陵。出涿州北門過涿河。河源出太行山。與巨馬河合流。五里過胡梁河。十里過協河。四十里過琉璃河。又云。劉李河。西見太行山。隱隱然。太行東至薊門。北至虎口。接奚界。凡八百里。山之秀拔者有六屏山。屬涿州。山多蘭若。國業寺石經院。唐舊寺也。五天梵文。咸刻石於東峯之上。太行山已下事。順州刺史梁炳言。八日。自良鄉縣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無邱陵。十里過百和河。三十里過鹿孤河。五十里過石子橋。六十里過桑根河。河繞幽州城。桑乾河訛而曰根也。是夕宿於永和館。幽州城周二十五里。東南曰水牕門。南曰開陽門。西曰清音門。北曰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有蜀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府曰幽都府。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孫侯館五十里。地平無邱陵。出北安門。十里過高梁河。三十里過孤溝河。三十五里過長城。十一日。自孫侯館北行至順州三十里。地平。二里過溫渝河。順州古城周約七里。十二日。自順州東北行至檀州八十里。路險有邱陵。二十五里過白絮河。河

源出太行山。七十里道東有寨。柵門崖壁斗絕。此天所以限戎虜也。虜置擁場於虎北口而收地征。十五日。自虎北館東北行至新館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卽入奚界。五里有關。虜率十餘人守之。澗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過大山。名摘星嶺。高五里。人謂之辭鄉嶺。十六日。自新館行至臥如館四十里。七里過編廂嶺。十七日。自臥如館東北行至柳河館六十里。五里過石子嶺。道險。三十里過鑾河。四十里過纏斗嶺。又行十餘里至平州路。六十里過柳河。十八日。過柳河館東北行至部落館。八十里。十里過小山。六十里過契丹嶺。十九日。自部落館東北行至牛山館五十里。山勢平漫。二十日。自牛山館東北行至鹿兒館六十里。地勢微險。二十一日。自鹿兒館東北行至鐵漿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二日。自鐵漿館東北行至富谷_{音浴}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路平。二十四日。自通天館東北行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契丹國外城高丈餘。幅員三十里。南曰朱夏門。三里至第二重門。城。南門曰陽德門。城幅員約七里。自陽德一里至內城。門曰閭闔門。東西掖門去閭闔門三百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於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武功門。見虜主於武功殿。飲凡三爵而已。二十七日。自西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卽虜主生之日也。正月一日。復宴文化殿。四日。又宴於文化。五日。又宴於武功。七日。宴於南園。園在朱夏門外。八日。辭國母於文化殿。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

里。泂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又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爲東京。又東至高麗、女貞、四千里。

河已下。接伴副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女貞。涉靈河。凡五十程。

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卽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已下。事館伴使。

劉經言。北至上國一千里。卽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林潢。府國之南有潢水。故也。西至炭山七里。

山北有涼殿。西北至刑頭五百里。虜小暑卽往涼殿。大熱卽往刑頭。亦劉經言。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驚之所聚。

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虜之兵欲南牧。皆集於幽州。兵入幽州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崧亭路。三

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崧亭關在幽州東一百六十里。虎北口在幽州北三

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榆關路。涿州刺史李質書。崧亭、石門、奚關路。幽州客司牛營言。自白

溝至契丹國。凡二十驛。近歲以來。中路又添頓館。奚民守館者皆給土田。俾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

葛。漢官排頓。置大閣。執柅案。舍利勸酒食。按錄是歲振受詔充契丹國主生辰使。故其錄如此。契丹今改

其國號大遼。見宋使無常處。不皆在申京也。自虎北口以南。皆漢唐故地。因續鈔之。以備他日遼人歸我

幽薊輿地之考。崇寧五年歲次丙戌八月三日壬戌。陳留縣故牆法雲寺伯宇記。

文武兩朝獻替記

李德裕

大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守本官平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無事。皆言留中不行矣。余對迴。樞密使崔談峻。王士政。至中書。以文宗與樞密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明日日辰非佳。且封麻。二十八日放下。去冬至今春。久無雨雪。京師昏霾尤

甚。是日甘澤霈然。樞密使謂予曰：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向下字訛音。曰：李德雨矣。

三月暮。高品閤從約押。賜含桃。謂余曰：不鑠櫃坊也。余未喻。曰：自相公入相。京師細婢良馬無價。兩市不鑠櫃坊。先是宗閔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令官吏因緣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見錢。所斂至厚。至是余與王相涯相約。向後有宴餞出使宰相及看花觀稼。宰相於宅中置宴。皆取冬至歲寒食三節。假日亦不邀。故相及三品已上官。宰相皆先取旨。然後敢赴會。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開六七重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出妓樂。每宴與平康坊倡妓同席酣飲。至是並不令兩縣更置娼妓。上聞之甚悅。

先是兩省及中書。以江淮富人給文牒周游天下。稱堂廚食利。方鎮皆令預宴。居諸道大將之上。余判向後所給文牒。並不得以堂廚食利爲名。令有影占先給文牒者。使仰追收訖報。至是襄陽帥裴公謂給事中高銖曰：今宴席且免有堂廚食利人矣。

會昌二年四月。宰臣奏曰：河陽切要得人。側近惟陳許王茂元堪。且於河陽用之。但比來曾有微累。用後不免議論。上云：不然。但得才堪。些些已過之事。豈足更言。及授茂元河陽。仇士良甚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適軍容於浴室。詬怒。稱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罪人領重鎮。近東都來。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時受文宗意旨。便合誅翦。聞茂元江陵有一宅。南中所得犀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與軍容。既受他物。豈得更有此說。於是謗讟遂止。

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焉。洎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爲人，常視之，咸呼爲丑座。或爲太宰，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宰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宰、僧孺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又曰：丑侯膿膿。汝江切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閔之門生，故謂之半裝。及宗閔爲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奧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旣得志，長譖度。度謂人曰：養蝦蟆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爲舒州刺史。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廕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眞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于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終不可得。乃語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

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意勢傾六宮，必貴。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眞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右鈔大和九年秋季牛羊一作楊日曆，其後有檀欒子、皇甫松、續記云：太牢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承和公私之事，必啓太牢而後行。世傳太牢父事承和，諸牘文父事叔康，乃好事之說過其實也。八日陳留崇寧監伯字記。

聖宋掇遺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旣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氣候誠早，彼想未有也。世長徐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是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至宴。主客謂涉曰。某常使南朝。宴肉何使皮耶。涉對曰。本朝產絲蠶。皮無用。故不去焉。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眞宗一日問櫝食原於何代。鎬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將殊朕。乃命太官每具兩檐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每中書罷歸私家。別構一小齋。圖繪山水。自題曰退思齋。

崔遵度爲吏部郎中。太子諭德。深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三聲。徽非目數也。范仲淹嘗問琴道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陳搏遁於山間。有親者嘗訪之。問養生之道。搏曰。得便宜處莫再去。此可也。

右鈔聖宋掇遺。其首云。天聖紀元甲子秋八月哉生明。海陵序而不書姓名。當問於知之者。

沂公筆錄 王曾

宣徽使舊亞樞密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眞宗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性謙慎。淳化中冊爲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抑損。至於宮僚稱臣。上牋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章穆皇后。訖太宗世。止爲皇太

子夫人。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初。嘗驛召一邊臣。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後皆先入見。辭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景德初。契丹通好受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彼國。屬修聘之始。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不至。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來。不改其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國初范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

相。居不自安。因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而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眙。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服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令百執事由常趨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在位。訝其方冬而錫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製。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

公欽若、陳公堯叟、請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泊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僉諸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事。復有羣臣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時出宸斷。可以訓俗。二十後者月終錄送中書。亦同錄纂編。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王公欽若、陳公堯叟奏請。自今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性頗奢侈。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居民繁夥。倡優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右沂公筆錄一卷三十一事。特鈔其九。沂公姓王氏。名曾。青社人。世所謂青州王相公也。

竹譜戴凱之

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卽禹所導之河。在平原郡。五嶺之說。各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故老。南北之三水。俱通南越。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并。其迹在焉。徐廣雜記。以刻溪。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甚矣。俞益期與韓康伯。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岡爲五嶺之數。又謬也。
九河鮮育忌寒也。五嶺實繁。好溫也。
幹將枯死。花覆乃縣。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也。復竹實也。復音福。

筴音紂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六十一年一易根。輻結實而枯死。實落。

籊龍之美。爰自崑崙。籊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之。崑崙之陰吹以應律聲云。

員丘帝竹。一節爲船。員丘帝竹一節爲船。郭注云未詳。

簠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簠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拱。實音電。性柔。見三倉。

竹之堪杖。莫尙於筴。磳礪不凡。狀若人功。豈止蜀地。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禮曰五十杖于家者扶老器也。

會稽之箭。東南之美。籊籊載籍。貢名荆鄙。簠亦籊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箴。籊籊竹箭之類。節葉大如履。其箭各冬生。俗

謂籊籊籊二竹皮特潤黑。南越亦有不止楚也。

又有族類。爰挺嶧陽。簠笙之選。衆管莫伉。笙賦所謂鄒山大竹。嶧陽孤桐。特能貞絕。魯郡鄒山有篠。形色不殊。宜爲笙管。

右鈔武昌戴凱之所撰竹譜。而率爲韻語。舊於竹譜下注云并序而無之。又其文脫錯。殆不可讀。故

鈔之特略。八月己卯記。

筴譜 僧贊寧

筴者竹之籊也。根曰鞭。鞭間乳贅而生者。竹屬兼草而木。偕少陽之炁。盛于高平之地。黃白息壤。則是所宜也。凡植竹。正月引口。二月引根。鞭必西南而行。諺曰。東南種竹。西家理地。其居東北隅者。老竹也。老種不生。生亦不滋矣。宜用稻麥糠糞之。可澆沃。開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除瓦石。用軟柔之土爲佳。大拉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來氣至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萼。竹得是炁也。根伸而達。亦謂之鞭。鞭

行行頭爲筍。俗謂爲僞。言僞者音訛也。二花再生花也。二葉亦同也。若以鞭行時分芽。露月八月爲春。當二三月爲秋。凡穀各以生爲春。熱爲秋。

一名筍。生成謂之筍。

一名萌。初生謂之萌。

一名萌。土出皮中。

一名筍。會稽竹萌即。

一名蘆。蘆草之初生。蘆名蘆萌。今沙岸潮灣汨漱。蘆筆莖亂根出露。

一名筍。牙之即牙白。

一名筍。出說。

一名竹牙。之即牙白。

一名筍。切丁律。

一名初筍。見梁簡。

一名竹子。張華神異經。

筍。其竹皮薄而多空。大者二寸。皮上有蘆。蘆文可錯。爐中物并爪甲利如鐵。作者若用久鈍。則以漿水洗之。

陸雲字士龍。爲性喜竹。著笑林論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簣。因而不熟。乃謂其

妻曰。吳人轆轤欺我如此。

唐僖宗朝。陸龜蒙處士隱于蘇臺甫里村。號甫里先生。作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注南中有方竹。今

澧州游川鐵冶多方竹。內實微通。心若釵股。湘川人取作牀。有四稜。止穿孔入爾。

唐夏侯彪之爲新繁令。問里胥曰。竹筍一錢幾莖。對曰。五莖。取千文買五萬莖。謂之曰。吾未要。且寄林中

養。至秋竹成。一竿十文。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類此。

民間說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也。移竹栽。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輟行。明年筍莖交出也。儉筍。閭閻人隔垣。雖必埋狸一作貓。於家牆下。明年筍自迸出矣。

王子猷暫寄人宅。便種竹。或問暫居何須。子猷笑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故後人謂竹此君。今作譜者可命筍爲此君之子也。

俗間呼筍爲龍孫。竹能化龍。龍且不生筍。佳言巧語。呼爲龍孫爾。

右鈔沙門贊寧所作筍譜。其僞謬亦多。故鈔之亦略。庚辰陳留淨土院記。

硯錄唐詢

黃帝得玉。治爲硯。其上篆曰。帝鴻氏之硯也。

孔子廟中有石硯。

晉武帝時。張華于闐青鐵硯。

端州石工識山石之文理。鑿之五七里。有穴出自然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謂之子石硯。

西京雜記。以玉爲硯。取其不冰。

唐柳公權云。青州石末硯爲第一。言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古亦有木硯。傅玄硯讚云。木貴其能輭。石貴其潤堅。右並見文房四譜。雜出古今傳記。

二十年前。頗於人間見用歙州婺源石硯。或問江南故老。且云。昔李王留意筆札。凡所用澄心堂紙。李廷

珪墨龍尾石硯。李氏亡而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推考其事。乃得李氏取石之處。案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溪水之深不可入。始斷其流。使繇別道。其溪遂乾。李氏去國。縣人苦涉溪回遠。復治之。而石中絕。仙芝乃移縣導之。使還故道。而石又出。遂與端石並行。

青州黑山紅絲石爲硯。人罕有識者。此石至靈。非它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焉。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去州二十餘里。前臨大溪。登山五里。乃至絕頂。匠人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洞中常有水。秋夏卽不可入。春冬水涸。採石者競入。而其間陰黑。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大抵以石中有眼者最爲貴。謂鸛鵲眼。蓋石文精美者。如木之有節。今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崑。西坑。後口。悉其下也。惟上崑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潤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崑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者。皆石之下也。端人每爲硯。凡色不佳者。須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至經水卽色如故矣。水精亦可爲硯。予曾於屯田員外郎丁恕處見之。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其用墨處。卽不出光。嘗以墨試之。發墨如歙石。但未知久用之如何耳。

凡自紅絲已下。可爲硯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

青州紅絲石一。

端州斧柯石二。

歙州婺源石三。

歸州大沱石四。

潤州金雀山石五。

潤州青金石六。

萬州懸金崔石七。

戎瀘試金石八。

青州紫金石九。
登州龍基島石十一。
濰州北海縣石末硯。士人取爛石研澄其末。燒之爲硯。卽柳公權爲第一者。濰乃唐青州北海縣也。十三。水精硯十四。口口口口玉硯十五。已上可爲硯之品也。濰乃唐青

右鈔本朝北海郡侯唐詢所編硯錄。詢字彥猷。善書札。其第硯以紅絲爲首。蓋詢嘗自遣青州益都縣石工蘇懷玉者。求石於黑山之顛。懷玉以爲洞穴深險。相傳云。紅絲石去洞口口口有刻字。乃中和年采石者所記。竟不知取之何用。迄今二百餘年。人不復有至者。懷玉獨與詢所遣白真往。六七日。得石廣四五寸者二。鑲以爲硯。自嘉祐六年辛丑夏四月。至癸卯春三月。歷二年。凡工人數十往。得硯大小五十餘。工人告以洞門巨石摧掩。不可復入。石遂絕。其後得之者。皆洞外黃赤之石。一耳五寸硯。流落人間者絕少。詢自以紅絲石發之自我。又人不能徧見品第之。故以其私意置之第一。余嘗於世父秘閣院。見所謂紅絲者。其理太細。磨之拒墨。但可研雌黃朱粉。色亦不甚紅。豈所謂洞外黃赤之石者耶。不然。詢以世所罕見者爲錄。以欺後人哉。

三水小牘 皇甫枚

余溫泉別業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莊前冠蓋山之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旣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明篆籀者。亦莫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也。亦類此。故奮。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華之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玄冲者。來自天姥。云遊陟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候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句之程。既上。當燐煙爲信。翌日發笑。取一藥壺并火金而去。及期。海至桃林。佇立數息。間有白煙歛起蓮華峯。海秘之不言。後二旬而玄冲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川。尋微逕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蔦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句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傍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燐火焉。既而循池翫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陟時。海不覺執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冲盡以蓮葉舟鐵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尙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歟。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氏。訛曰路山。則古堯山也。山呂一音節子結切高山貌一作有唐堯廟。故文選□都賦云。甘厥龍而爲醢。視魯山而來遷。先帝之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載昨結切山峯廣韻玉篇同

汝州魯山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紇豆陵層雉勇有智略。及卒。將吏奉遺言。定于子城南之左。卻敵上。今縣治其中。於卻敵前立廟。題云。紇豆將軍。歲時奉祀焉。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刺。劉公自京將一橐駝至郡。因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覩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

也。乃命瘞于江壩。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卽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門之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巔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山曰玉犬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山岵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互數里。樓殿轆轤。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漫漫不復見矣。庸輩不知神仙窟宅。謂廣成子化城。乃俚談也。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汝州郟城令。乾符丁酉歲。王仙芝攻郡。途經郟城。存爲所虜。存給之曰。庖人也。乃令漉麪煎油作食。所謂麪麩者。移時不成。賊首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麩。兩手連拍曰。祖父祖父。世業世業。衆大笑釋之。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旣傾國。思乃入神。畜一女僮曰綠翹。一日。機爲鄰院所邀。莫歸。翹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已去矣。客乃機素相匿者。意翹與之私。及夜扃戶。裸而笞之。絕於地。機恐。坎後庭瘞之。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漉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客出語其僕。僕兄爲府衙卒。常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之。呼數卒攜鍤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遂錄機詣京兆府。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寓食汾晉。爲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腳犬花鵲吠刺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鈔。

漢武故事 班固

漢景帝王皇后有娠。夢日入懷。帝又夢高祖曰。王夫人帝時爲太子生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笑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黃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是時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皇后旣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賢之。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武帝時封膠東王年七歲。上曰。彘者。微也。因改爲徹。

丞相周亞夫宴見。時太子武帝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弗輟。亞夫起。帝問曰。爾何因視此人。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因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元光元年。天星大動。光耀煥煥。竟天。數夜乃止。上以問董仲舒。對曰。是謂星搖。民人勞之妖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謂仲舒妄言。意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刺史以自効。乃用爲軍候。屬程不識屯雁門。

太后弟田蚡欲奪太后兄子竇嬰田。嬰不與。乃構嬰於太后。上不得已殺嬰。後月餘日蚡病。一身盡痛。若

擊者叩頭復罪。上使視鬼者察之。見竇嬰笞之。上又夢竇嬰謝上屬之。上於是頗信鬼神事。

陳皇后廢。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行幸平陽主家。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動。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歡樂。主遂內子夫於宮。上好容成道。信陰陽書。時宮女數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獨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

淮南王安。好學多才藝。集天下遺書。招方術之士。皆爲神仙。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上心惡之。徵之。使覘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隱形升行。服氣不食。上聞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上怒將誅淮南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不_知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爲名。收其方書。亦頗得神仙黃白之事。然試之不驗。上旣感淮南道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於是方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上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升天。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而術未驗。會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

上微行。嘗至栢谷。宿於逆旅。乞漿飲。旅翁曰。無正有溺。無漿也。自是希復微行。時丞相公孫雄數諫。上弗從。因自殺。上聞而悲之。後二十餘日。有栢谷之逼。乃改殯雄。爲起墳冢。在茂陵旁。上自爲誄曰。公孫之生。污瀆降靈。元老克壯。爲漢之貞。_{一作}弗_{一作}弗_{一作}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歸冥冥。嗚呼夫子。曷其能刑。

載曰。萬物有終。人生安長。幸不爲大。夫復何傷。雄常諫伐匈奴。爲之小止。雄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胡。殺休屠王。獲天祭金人。上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人率長丈餘。不祭祝。但燒香禮拜。天祭長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令依其方俗禮之。方士皆以爲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乃止。

鑿昆池。積其土爲山。高三十餘丈。又起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香柏。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死而有靈。霍去病微時。數禱神君。乃見其形。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自柏梁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取宛若神君之婢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弗死也。

薄忌奏祠太一。用一太牢。爲壇開八通鬼道。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曰。此司命之神。惣鬼錄者也。

上武帝尤好辭賦。下筆卽成。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妙。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汝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卽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弗責也。

上善接士大夫。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急不貸小過。汲黯每諫。上曰。以有限之士。咨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能盡。陛下欲與誰爲理乎。上笑曰。夫才爲世出。何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無才同也。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

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愚爲不知理也。上顧謂羣臣曰。黯自言便辟。則不然矣。自言其愚。豈非然乎。時北伐匈奴。南誅兩越。天下騷動。黯數諫爭。上弗從。乃發憤謂上曰。陛下恥爲守文之君。欲希奇巧於爭表。臣恐欲益反損。取累於千載也。上怒。乃出黯爲郡吏。黯忿憤。疽發背死。賜諡剛侯。

天子至鼎湖。病甚。浮水發根。言於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發根禱之。卽有應。上體平。遂迎神君。會於甘泉。置之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者音與人等。來則肅然風生。帷幄皆動。於北宮設鐘簾羽旂。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輒令記之。命曰口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說鬼事。與浮屠相類。欲人爲善。責施與。不殺生。

欒大曰。神尙清淨。上於是於宮外起九間神室。基高九尺。以赤土爲陛。基上及阼。悉以碧石。椽亦以金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如隱起。椽首皆作龍形。每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金如竹狀。以爲壁。白石脂爲泥。漬椒汁以和之。白密如脂。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爲簾。玳瑁押之以象爲蔑。帷幕垂流蘇。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俎案器服。皆以玉爲之。前庭植玉樹。植玉樹之法。蒼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中小鈴。鎗鎗有聲。薨標作金鳳皇。軒翥若飛狀。口銜流蘇。長十餘丈。下懸大鈴。庭中皆鑿以文石。率以銅爲瓦。而清漆其外。四門並如之。雖崑崙玄圃不過也。上恆齋其中。而神猶不至。於是設諸僞使。鬼語作神命云。應迎神嚴裝入海。上不敢去。東方朔乃言大之無口。上亦發怒。收大腰斬之。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乃施帷帳。燒貝末香。香兜渠國所獻也。香如大豆。塗宮門。聞百里。是日夜漏七刻。西方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載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如鸞。夾侍王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尙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五枚。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屑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疎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

上於長安作蜚廉觀。於甘泉作延壽觀。又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下。春至泰山還。作道山宮。以爲高靈館。又起建章宮。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其西唐中廣數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漸臺。池中又作三山。刻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方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爲酒池肉林。聚天下奇異鳥獸於其中。其旁別造奇華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寶充之。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凡諸宮美人萬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時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有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口拳夫人葬雪陵。上爲起通靈臺於甘泉。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逐之弗獲。上怒。閉長安城諸宮門。索十二日不得。乃止。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湧。大風晦冥。不得御樓船。乃還。上乃言曰。朕卽位已來。天下愁苦。所爲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費耗天下者。罷之。田千秋奏請罷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其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悉罷之。拜千秋爲丞相。時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歎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身體皆瘠瘦。一二年中。慘慘不樂。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

右鈔世所傳班固所撰漢武故事。其事與漢書時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武帝以雄才大略。不月安於守文。汲黯之言是矣。雖其將死之言。然自謂所爲狂悖。又言仙人盡妖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史亦載輪臺哀痛之詔。蓋亦偉丈夫所爲也。與其終身不悟。若唐憲宗以金丹被弑者。有間矣。辛巳。淨土北窗燭下記。

續談助卷之四

漢孝武內傳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四月戊辰。帝夜閑居。東方朔、董仲君在側。忽見女子青衣。帝問何人。曰。我墉宮玉女。姓王名登。爲王母所使來語帝。從今百日清齋。七月七日。西王母當暫來也。武帝下席跪喏。言訖失所。在東方朔曰。此西王母紫簡室玉女也。帝於是登尋真臺。齋戒存道。至七月七日。至夜。見天西南白雲起。鬱鬱須臾。王母乘紫雲之車。駕九色班龍。視之。可年三十餘。下車登牀。因呼帝共坐南向。王母自設豐珍之肴。酒觴數過。乃令侍女王登拊八琅之璈。董夔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琬陵華拊五陵之石。范君拍洞蔭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樂激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之曲。歌畢。帝自陳曰。徹不才。不圖天真頓集。今日願垂哀矜。賜諸不悟。王母曰。汝能耽靈味道。自復佳耳。然汝任情恣體。多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若能蕩此衆亂。守茲道誠。若斯之事。豈無髣彿如其不爾。無爲抱石而濟長津矣。昔先師元始天王登于叢霄之臺。於丹房說玄微之言。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當堅守三一。保固靈根。汝爲之足以度世。至於太上之藥。乃有中華紫蜜。北陵緣阜。玄都之綺蔥。雲山之珠蜜。崆峒靈瓜。四劫一實。冥陵麟胆。炎山夜日。扶桑丹樾。長河文藻。紫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紫芝。天漢巨章。南宮大碧。西鄉扶老。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其次藥有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

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敷。閼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肝。靈丘蒼鸞之血。流淵鯨眼。赤河絳璧。雲瀆蕤艾。昆丘神雀。廣夜之草。流淵青荻。左食神光。右飲玄瀨。上掘簡園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陵赤薤。有得食之。後天而逝。其次藥有紫華紅英。玄霜絳雪。血流石胆。東滄青錢。長光綠草。雲童飛千子得食之。白日昇天。其下藥有松柏脂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枸芑伏苓。菖蒲門冬。苕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朱英。升麻續斷。葳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子得服之。可以延年。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鬼神。得爲地仙。此是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說。敕侍女玉女李慶孫書之。子善錄而修寫焉。於是王母欲去。帝下席請留。王母乃止。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帝不知夫人何神仙。須臾。上元夫人遣一侍女來。云阿環再拜問起居。密香至奉信承降尊劉徹處。願暫少留。帝因問上元夫人何神也。王母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是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天姿清耀。服赤霞之袍。雲彩亂亂。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鬟角髻。餘髮散垂之至腰。戴九雲之冠。帶六山火玉之印。佩文華之綬。腰帶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再拜。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之。夫人曰。阿母有志故來。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尸解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念授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寫天下之尊。而使入林岫邪。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是靈方邪。王母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

實所宜佩帶乎。帝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靈元年。三天太上老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山岳之高卑。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地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實之號。畫形祕于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轉章。道士執之。羣靈尊奉。汝雖不正。然欣子有心。今以相與。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今雖得其形。而無五帝六甲。左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遯遁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榮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太素。收攝殺鬼之律。壬癸六遞。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致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曲紫書。三五愼行。寅巳申亥。紫庭炎光。內親中方。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名山靈朝地神。攝萬精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識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唯願告誨。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見扶廣山清真小童。有此金書祕字。欲令汝廣尋。以參真形之用耳。王母乃告上元夫人曰。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今當授以至靈之法。夫人曰。此是大聖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道君者。恐徹下才。未應此用耳。王母色不平。乃曰。何足隱耶。夫人曰。昔於廣都之丘。建木丹城。倒景君無常先生。見授六甲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聽四百年一傳。得仙者。聽四千年一傳。得真者。聽四萬年一傳。得昇天太上者。聽四十萬年一傳。女授傳女。男授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矣。賢大女郎抱蘭。卽環之弟子也。

環固不可以授男也。扶廣山清真小童男官也。此子是環學入火弟子。今正爾敕取以授徹也。卽令侍女紀羅容口到扶廣山。敕清真小童出六甲十二事以來。當以授劉徹。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云清童小君問訊。弟子阿昌言。紀羅容至。云尊欲得六甲十二事。輒封一通付信。於是上元夫人起立執玉笈而呪曰。授徹靈飛。及此六丁長存久視。還白留青。違犯泄漏。禍必摧傾。爾師主是清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命。元始十天王入室弟也。姓延陵陽。字庇華。形有嬰兒。故仙以清真小童爲號。呪畢。以二手摘所施用節度示帝。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如向巾器中者。以付帝。於是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京之曲。曰。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囿。真人列如麻。綠景清颿起。雲蓋映朱葩。蘭珠扇碧空。口啓瓊沙。丹臺結空構。暉暉生靈華。飛蹕夢峙。燭龍倚逶蛇。玉胎束口。絳芝九紛。口相挹練仙骸。萬劫方童牙。誰有壽前終。扶桑不爲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荅歌曰。晨登太靈宮。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囿闕。採藥掇琅玕。濯足苞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飡。紫微何濟濟。瓊輪服朱丹。旦發汗漫府。暮宿勾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復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記。行尸言此難。歌畢。夫人與王母同乘車而去。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焚柏梁臺。於是真形六甲十二事並於燒所失之。王母當以武帝不能從訓。故火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嶽圖授董仲君。一作躬又承上元夫人言。以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二書得傳於世者。由傳此二君也。帝失書。悔不修德。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雲龍飛去。帝愈恨。其年五

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官名協音律。云此王母意義。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爲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因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汾陰得寶鼎。鼎飯見于祖祠。藏于宗廟。以合靈應。公孫卿乃因鄆人平時奏之。有禮書。

言黃帝得寶鼎。於是迎日推算。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卿問。

卿曰。臣授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嘗告。

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與神通。封禪得上太山。則能登天矣。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

月。鬼臾區尸解而去。黃帝得寶鼎。宛一作究。一侯問於鬼臾區。區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是歲乙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此一事出漢武故事。因葬雍。今。

大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升仙於寒門。谷口是也。

魯女生。長樂人。於嵩山見一女人。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女生以傳薊子訓。訓傳封君達。左元放。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服鍊水銀。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李少君。字雲翼。齊臨菑人。少好道。入太山採藥。未成而病。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之。卽起。逮漢武。

帝時。以方干上。言能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

逮有先師安期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絕。殯百餘日。有見少君在。

河東蒲阪市者。乘青驪。帝聞之。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

右鈔世所傳漢孝武皇內傳。其言淺陋。又什有五六皆增贅漢武故事與十洲記。其上卷之末。有云。

右從淮南王至稷丘君凡八事附之。案神仙傳淮南仙事的指又不出八公。定何姓氏。據劉根真人傳。潁川掾吏王琮問劉君曰。聞神丹不可倉卒求。不審草木藥何者爲良。君曰。昔淮南八公一云各服一物。以得數百歲。而命神丹。而昇天太清。韓衆服菖蒲。趙他子服桂。衍門子服五味子。羨門子服地黃。林子明服石韋。杜子微服天門冬。仕子季服伏苓。陽子仲服遠志。此諸君並已登真。降授淮南王道成。能變化自在。持此故事。仙昇定矣。今因此傳末并八公所氏以明之焉。予以唐天寶五載景戌歲十月十五日終南山居玄都仙壇大洞道士王遊岩緒附之矣。其言鄙俗。其文脫錯至此。然則此書遊岩之徒所撰也。癸未伯宇記。

殷芸小說

晉明帝啓元帝。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賀表。答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鼻。故力沐耳。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又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出晉勅。此卷並奏。漢、晉、宋諸帝。

晉成帝時。庾后臨朝。南頓王宗爲禁旅官。典管鑰。諸庾數密表疏宗。宗罵言云。是汝家門閤邪。諸庾甚忿之。託黨蘇峻誅之。後帝問左右。見宗室有白頭老翁何在。答同蘇峻已誅。帝聞之流涕。後頗知其事。每見諸庾道枉死。帝嘗在后前。乃曰。阿舅何爲云人作賊。輒殺之人。忽言阿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云鼠何以作爾形語。帝無言。唯大張目。熟視諸庾甚懼。出雜語。

宣帝問眞長。會王如何。劉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無異。桓溫乃喟然曰。時無許。郭。人人自以爲稷契。出雜記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謂孫曰。此是噉石客。簡文聞之。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視之。孝伯時罷祕書丞。在坐。因視孝伯曰。王承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有驗。簡文集諸談士。以致後客。前客夜坐。每設白粥。唯然燈。燈暗。輒更益炷。出世說

佛經以爲祛治神明。則聖可致。簡文曰。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冶之功。故不可輕。出郭子

簡文帝爲撫軍。所坐牀上塵。不令左右拂。見鼠行之迹。爲佳。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打殺之。意不悅。門下起彈辭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出語林

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着複衣。但着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有席。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謝公歎曰。上理不減先帝。出世說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豬。出世說

武帝嘗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着白□黃黃練單衣。舉身沾溼。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琳瑯君。語帝若能見待。必當相祐。帝時飲已醉。便取常佩刀擲之。刃空過無礙。神忿曰。已不能佳士見接。乃至於此。當知之。居少時。而帝暴崩。出幽明錄

宋國初建。參軍高纂啓云。欲量作東西堂牀。六尺五寸。並用銀度釘。未敢輒專。宋武手荅云。牀不須局脚。

直腳自足。釘不煩銀渡。鐵釘而已。出宋武平勅。

鄭鮮之、王智、傅亮、啓、宋武云：伏承朝見南蠻，明是四廢日。來月朝好，不審可從羣情遷來月否？宋武手荅云：勞第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出宋武平勅。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終抱木而死。公撫木哀嗟，伐樹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將起於此。出異苑。此卷並周六國前漢人。

王子喬墓在京茂陵。國亂時，有人盜發之，都無所見。唯有一劍懸在空中，欲取之，劍便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而多以劍代其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老子始下生來，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疏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靈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出顧玄仙瀨鄉記。

顏泉、唐神堯諱淵。子路共坐于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甚懼，顏淵納履拔劍而前，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歎曰：仁者必有勇。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復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出山謙之吳興記。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壇，上

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棄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口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痛夫。二君蘇秦、張儀答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飢必噉芝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誠以行事。儀以不敏。名問不昭。入秦斥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誠銜斯旨。出鬼谷先生書。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遊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騏驎嶽遁。不步於郊莽。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答書云。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齊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章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崑穴。足未嘗踐閭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日晦。然後知三旬之終。覩霜雪。然后知四時之變。問射夫。然后知弓弩之須。訊伐木。然后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走。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濟。遂使青蠅盜聲。

於長鷄。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願令菽麥廁方丈之御。被龍服衣。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汨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蟬之音。乞守免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出張良書

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房爲標的。神明之功。玄勝之要。莫之與二。接俗而不虧其道。應世而事不嬰。玄識遠情。超然獨邁。出簡文談疏

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井傍局腳食牀。容一人坐。卽誼所坐也。出盛弘之荊州記

誼宅。今爲陶侃廟。時種甘。猶有存者。出庾穆之湘州記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曰。古之愚夫。帝曰。天下廉士。何爲愚夫邪。對曰。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何不汎汎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逝。何自苦於首陽乎。出朔傳

俞益期。豫章人。與韓康伯道至交。州聞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聞縣西南。窮日南壽靈縣界。傳云。伏波開道。篙工鑿石。猶有故迹。又云。此道廢久。壅塞。戴桓溝之。乃得伏波時故船。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岸北有遺兵十餘家。居壽靈之南。悉姓馬。自相婚姻。今二百戶。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猶與中華同。出俞益期後漢人物

袁安父母亡。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邊三書生。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曰。當此。世爲貴公。別行

數步。顧視皆不見。因葬其地。後果位至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三公焉。出幽明錄

崔駰有文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人雖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

駰曰。必瑗所書。召瑗。將詰所書。乃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出世說

馬融歷二縣兩郡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嘗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蜻蛚出吟。

有如相和。出融列傳

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送車千乘。詣大槐客舍而別。唯李膺與林宗共乘簿笨車上大坂。觀者數千人。

望之眇若松喬之雲漢。出膺家傳

徐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評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出穉別傳

何顥妙有知人之鑑。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

有奇術。出異苑

李膺常以疾不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轡出門迎之。出李膺家錄

張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卽衡之後身也。出世說

郭玄葬城東。後墓壞改遷。厲阜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出玄別傳

謝子微見許子政虔及弟紹曰。平輿之淵有靈龍出矣。出世說此一卷後漢人物也

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劭高□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時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齒。斷冤滯。摘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爲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潢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曾不有尋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爲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樊子昭幘責之子。年十五六。爲縣小吏。劭一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出劭列傳

禰正平年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交。時衡年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餘也。出衡列傳

孔文舉中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門人忿然曰。君責人太不以道。今暗若漆。何不把火照我。當得鑽火具。然後得火。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文。出俳諧文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修云。操白。足下不遺賢子見輔。令軍征事大。吾制鐘鼓之音。主簿應掌。而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謹贈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枝一枚。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幃七香車一乘。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一疋。戎裝金鞍轡十副。鈴電一具。□使二人侍衛之。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成一作承納。不致往返。楊太尉答書云。彪白。小兒頑鹵。常慮當致傾敗。足下恩矜。延罪迄今。聞問之日。心腸酷裂。省覽衆賜。益以悲懼。曹公卞夫人與太尉夫人袁書。卞頓首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方今戎馬興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諮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輒行軍法。伏念悼

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一百疋。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袁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情。抱勞山積。小兒疏細。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出魏武楊彪傳

出徽傳

司馬德操初見龐士元。稱之曰。此人當爲南州冠冕。時士元尙少。及長。果如徽言。出徽傳穎川太守朱府君。以正月初見諸縣史燕。問功曹鄭劭曰。昔在京師。聞公卿百僚歎述貴郡前賢後哲。英雄瓌璋。然未覩其奇行異操。請聞遺訓。對曰。鄙穎川本韓之分野。豫之淵藪。其於天官。上當角亢之宿。下稟嵩少之靈。受嶽瀆之精。託晉楚之際。處陳鄭之末。少陽之氣。太清所挺。是以賢聖龍蟠。俊彥鳳舉。昔許由巢父。出於陽城。樊仲甫又出陽城。留侯張良又出於陽城。胡元安出於許縣。灌彪義山出於昆陽。審尋初出於定陵。杜安伯夷又出於定陵。蔡道遵一作出於穎陽。府君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彥祖。皆辭徵禮之寵。恐貴郡未有如此者也。邵公對曰。昔許由恥受堯位。洗耳河澗。樊仲甫者。飲牛河路。恥臨濁流。回車旋牛。二周公但讓公卿之榮。以此推之。天地謂之咫尺。不亦遠乎。出鄭邵公對劉禎以失敬罷。文帝曰。卿以不謹。文憲答曰。臣誠痛短。亦緣陛下綱目不疏。文帝出游。禎見石人曰。問彼石人。彼服何麤。何時去衛。來游此都。出世說此卷並魏上人韓王北征。踰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遽令鑿看。果是大墓。礬石滿塋。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曹武北征。粲猶在江南。以此爲

言。出異苑。

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船傾沒。乃思其僇過。吾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必在此。出異苑。

王朗中年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與子姪宴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蓋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遇子弟甚整雅。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二門之中。兩不失其雍熙之軌度焉。出世說。

中華佛法。雖始于漢明帝。然經偈故是胡音。陳思王登漁山。臨東阿。聞崑岫有誦經聲。清婉逾亮。遠谷有流響。肅然靈氣。不覺歛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諸曹解音。以爲妙唱之極。卽善則之。今梵唄皆植依擬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出異苑。

傅巽有知人之鑒。在房州。目龐統爲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平原人有善治僇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僇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出笑林。

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之世。下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其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遷爲司徒。出語林。

晉撫軍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出郭子。

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于時夜久忽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即入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極有怒色言竟便退而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乃暴疾而卒出幽明錄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閒問安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出語林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看致之懷中既詣宅畏其有難懼不敢相示出戶遙擲而去出世說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出語林

阮德如每欲逸走家人常以一細繩橫繫戶前以維之每欲逸至繩輒返時人以爲名士狂出世說

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桓宣武征蜀猶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餘歲復問諸葛丞相今與誰比意頗有矜答曰葛公在此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出雜記此卷並吳蜀人

武侯躬耕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都也出異苑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水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爲梁甫吟因名此山爲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出襄陽記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英雄忌人。卽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輒顧視之。行殆不復前。出語

顏邵爲豫章。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有人開閣徑前。狀若方相。說是廬山君。與邵談春秋。燈火盡。燒左傳以續之。鬼反和遜。求復廟。笑而不答。出志怪

沈峻。珩之弟也。甚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良久。謂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相送。而無錢者。溫嘉其能自顯其非。出林笑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晁。誤呼其父字。晁曰。向人前呼其父字。爲是禮邪。恪笑而答曰。向天穿針。不見天怒者。其輕於天。意有所在耳。

孫皓初立。治後園。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頂佛。未暮。皓陰病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啓皓取像。香湯浴之。置殿上。燒香懺悔。痛卽便止。出志成心記

王安豐云。山巨源初不見老易。而意闇與之同。晉武帝講武于宣揚場。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武用兵本意。後寇盜蜂合。郡國無備。不能復制。皆如公言。時以爲濤不學孫吳。而闇與會。王

夷甫亦歎其闇與道合。出世說此卷並晉江左人

羊琇驕豪。擣炭爲屑。以香和之。作獸形。出列傳

羊雅舒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暖之。須臾。復易其人。酒旣速成。味仍嘉美。其驕豪此類。出語林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出世說此卷

孫子荆新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生伉儷之重。出世說

裴僕射頔。時人謂言談之林藪。出頔別傳此卷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皇翔。出語

士衡河北郡督。已遭間搆。內懷憂懣。聞其鼓吹。謂司馬孫遊曰。我今聞之。不如聞華亭鶴唳。出史

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人謁阮曰。鬼神之道。古今聖賢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忽異其形。須臾消滅。後年餘。遇疾而卒。出列傳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人莫能屈。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詣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髻奴。所以未得相因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訖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記

右鈔殷芸小說。其書載自秦漢迄東晉江左人物。雖與諸史時有異同。然皆細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劉義慶世說。語林。志怪等已詳事。故鈔之特略。然其目小說則宜爾也。至于目若岩電事。或云。裴令公姿容爽儁。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臥。聞王來。強迴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爛爛如岩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出世說或云。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崑下電。出語俱收並錄。並無攷訂。則其書亦可(缺文)

大業雜記 杜寶

大業元年，敕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爲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廢三嵎舊道，令開鑿欄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卽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頓，頓別有宮。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楊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值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卽宮南正門，重樓，樓上重名太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尺，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爲重樓，飭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

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卽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南行三里。有天經宮。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門南二里至甘水渠。渠南五里至伊水。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門旁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卽煬帝門師濟閣黎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闊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鐵爲細腰牙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填塞。瀉成。不過一年卽破碎。上令濟閣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閣黎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卽東城南門。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今呼爲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街。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覆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卽東宮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卽左右藏。左藏有庫屋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左絲綵布絹。右鉄麥。

金銅鼓雜香牙角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門東卽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卽含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含嘉城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門南卽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卽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卽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輦庫庫西卽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祕書省省西連尙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卽掌醢署署西連良醢署署西至粳米窖坊東朝堂東來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卽抵左掖門街街東卽西錢坊坊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驍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卽少府監監東卽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卽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拒城第二街卽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卽尙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拒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百二十

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而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而。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鸛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軒文槐鏤檻。欂櫨百重。棗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攘壁璫。窮軒薨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廷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西上閣。入內官閣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口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凡朝臣則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官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又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餘尺。深百餘尺。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

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省祕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眞玉清二玄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卽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闔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卽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桕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有射堂對闔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北傍城三里有方諸門門卽員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宮卽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遶龍鱗溝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口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一百一福院第十二萬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庭院植名花秋冬卽剪雜彩爲之色淪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爲菱荷每院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卽種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鮮華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效每院各置一屯屯卽周院屯名之屯別置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四時餽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採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州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道眞觀

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遶十六院入海。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已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闔闔門入西苑，歌管□□諸府寺，因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衛尉卿劉權、祕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市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市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一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卽入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甍宇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牙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圓風亭、麗日亭、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礪，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楊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

王弘於揚州造舟。及樓船水殿。一作水杭、板榻、板舫、黃篋舫、平乘、艨艟、輕舸等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宮。宿平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飭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鏤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普名殿腳。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綵裝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八十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腳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腳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嬪妃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舟。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腳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架船人名爲船腳。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腳。一作奉。已上殿腳及船腳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衣夫。一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二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船別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蔑舫二千艘。六品已下。九品以上從官坐。并及五品已上家口坐。並船別給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艨艟五百艘。

艚艧五百艘。八攬舸二百艘。舴艚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艫相繼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州百舁。于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翊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皐關於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

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元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卽江都宮正殿。殿南有成象門。門南卽江都門。二月。大駕出楊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爲樂。四月。勅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又迺洛水湍淺之處。名千步陂。兩磧東至洛口。通大船入通遠市。五月。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戶。六千餘家。

六月。學士祕書監柳顧言。學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長洲玉鏡一部。四百卷。帝謂顧言曰。此書源本出自華林編略。然無復可加。事當典要。其卷雖少。其事乃多於編略。對曰。梁主以隱士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畢盡此書。無一物遺漏。梁武心不伏。卽勅華林園學士七百餘人。撰一卷。其事數倍多於類苑。今文□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於編略。然梁朝學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劍者盡錄爲劍事。序溪者亦取爲溪事。撰玉者亦編爲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如玉鏡則不然。帝曰。誠如卿說。

七月。自江都還洛陽。勅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卽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

鹽湫。卽涼風凜然。如八月九月。宮南五十餘里。有分水嶺。上四十里。下亦四十里。嶺上有泉出。兩邊分流。闊數步。宮北三十里。卽是舊秦時長城也。

道士潘誕言能合不死之藥。帝乃於嵩山造館。名嵩陽館。八年金丹不成。斬之。

九月。改三侍爲三衛。親衛六品。勳衛七品。翊衛八品。又置左右十二衛府官。有大將軍。從三品。將軍。並四品。武賁郎將二人。從四品。武牙郎將二人。從四品。鷹揚郎將。鷹擊郎將。各四人。並從五品。又改侍官爲熊渠豹騎。旄頭羽儀。又改武侯府爲候衛府。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爲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爲毓德殿。在京師。行次金城郡。党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後。帝笑之。至浩盪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廈。丹柱素壁。雕梁綺棟。一日之內。巖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爲神異。

六月。勅開永濟渠。引汾一作沁水入河。又自汾一作沁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十月。勅河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於建陽門東道北□十二坊。此臨洛水。給藝戶居住。十二月。改天下州爲郡。郡置贊治五品。丞六品。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

九月。自塞北還至東都。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

梁都有清冷泉水。周闊二里許。卽衛平所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綠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青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筍一作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丁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尙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玉食經。有四時飲。春有扶芳飲。桂飲。江筍一作桂飲。竹葉飲。薺苳飲。桃花飲。夏有酪飲。烏梅飲。加蜜沙糖飲。薑飲。加蜜穀葉飲。阜李飲。麻飲。麥飲。秋有蓮房飲。瓜飲。香茅飲。加沙糖茶飲。麥門冬飲。葛花飲。檳榔飲。冬有茶飲。白草一作革飲。枸杞飲。人參飲。茗飲。魚荏飲。蘇子飲。並加米糲。

尙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新成。僭於宮省。宅方三百步。門院五重。高齋曲池。時爲冠絕。旣而將入。遣人就衛尉少卿蘭陵蕭吉。請擇良日。吉知其不終。必致禍敗。在於此宅。乃以斗加書一卷。封付使人。此書全述死喪之事。極凶惡之書也。素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成。閉之三日。開視。四壁並爲新血所洒。腥氣觸人。

六年四月。帝幸隴川宮避暑。

敕撰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敍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敍城隍。則卷

首有公館圖。其圖上題書字極細。並是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別造新樣紙。長□□□□□□□□□□。勅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十年。總兵東進。幸北平榆林宮。

弘農郡太守蔡王。以國忌之日。於弘敬寺設齋。忽黑雲從東北來。官人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衣赤。兩童子衣青。俱從雲中下。赤衣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丈餘。仰擲雲中。少選。蛇從雲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青衣一人捧柱。一人從空下。又拔出一白蛇。長二丈許。擲入雲中而去。一家謂此柱腹空。鑿柱至心果空。爲龍之所藏隱。

製成新書。凡三十一部。總一萬七千餘卷。入觀文殿寶廚。初欲遷都洛陽。移京師。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大業元年。敕柳顧言等入嘉則殿簡次。此□第一本。後缺。

續談助卷之五

營造法式 李誠

說文堵垣也。五版爲一堵。墺周垣也。墺卑垣也。壁垣也。垣蔽曰牆。栽築牆長版也。今謂之墺。幹築牆端木也。今謂之墺。義訓庀音樓牆也。穿垣謂之腔音。爲垣謂之竅音。周謂之墺音。墺謂之窰音。垣音。

說文櫝之白切。榘也。榘，闌足也。榘章移切。柱砥也。古用木。今以石。博雅：礎、碣音昔、磧音眞。又：磨也。錢音讒謂之鉞。音披。

鑄子衰切。醉余切。又謂之鑿慙敢切。義訓：礎謂之碱仄六切。碱謂之礪。礪謂之碣。碣謂之磧。今音礎類今謂頂。

字林植時鉤切垂臬望也刊謬正俗音字今山東匠人猶言垂繩視正爲植也

傅子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材以今或謂失措者桁謂之失衡按構屋之法其規矩制度皆以章爲祖今語人

爾雅闕謂之榱。柱上欂也。亦名榱。疾。倉頡篇枅。柱又音鷄反。上方木釋名欂。攢也。其體上曲攢拳然也。

飛昂
說文。欂櫨也。
何晏景福殿賦。飛昂鳥踊。又欂櫨角落以相承。李善曰。飛昂之形。類鳥之飛。今人

義訓。斜角謂之飛棉。於今屋內之下。或平坐之下。以昂尖下。又指故也。或作昂尖者。面顛下。又有上昂。如俗作凹者。非是。

爵頭 釋名。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方今俗謂之要頭。又謂之胡孫頭。朔

抖語山節藻稅也節櫨爾雅櫨謂之棗也即櫨說文櫨柱上柎也櫨枅上標也釋名盧在柱端都盧負屋之

重也。料在欒兩頭。如斗負上穩也。博雅。案謂之欂。節案古義訓。柱斗謂之楮。音

鋪作。景福殿賦。桁梧復疊。皆重疊而施。李華含元殿賦。雲薄萬拱。又千櫨駢湊。今以斗拱層數相疊。出

平坐。張衡西都賦。閣道穹隆。閣道飛。又陞道邈倚以正東。道也。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綠雲上征。中坐

垂景。俯視流星。義訓。閣道謂之飛陛。飛陛謂之登。今俗謂之平。坐。亦曰鼓坐。

梁。爾雅。朵廂謂之梁。方切。廂。力又切。武。釋名。梁。強梁也。景福殿賦。疊枚既修。梁也。又重桴乃飾。外作兩

重牽。博雅。曲梁謂之弼。柳。義訓。梁謂之欂。音禮。

柱。詩。有覺其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黹。色也。又三家視桓楹。柱曰植。釋名。柱。住也。楹。亭也。

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景福殿賦。金楹齊列。玉鳥承跋。

玉爲可承柱。下跋。柱根也。

陽馬。爾雅。直不受檐謂之交。謂立架屋際。椽不。說文。栝。栝。殿堂上最高處也。景福殿賦。承以陽馬。陽

以承矩椽者。左思魏都賦。齊龍首以涌靈。屋上四角。雨水入龍。張景陽七命。陰虬員檐。陽馬翼阿。義訓。闕

角謂之栝。栝。今俗謂之角梁。又謂之梁。抹者乃謂軌。

侏儒柱。語藻。爾雅。梁上楹謂之稅。侏儒。楊雄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榱。浮柱。即梁。釋名。掇。掇。儒也。梁

上短柱也。掇。儒猶侏儒短。故因以名之也。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今俗謂之蜀柱。

斜柱。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檠。說文。檠。表柱也。釋名。迂在梁上兩頭。相觸迂也。靈光殿賦。枝檠杈枒。

而斜據。相枝、檣、梁上、交木也。欂櫨、義訓、斜柱謂之梧。今俗謂之叉手。

棟。爾雅。棟謂之桴。屋樑也。儀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梁。九偽切。又九委切。

檁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桴皆楊雄方言。蔓謂之雷。即屋樑也。說文。極、棟也。棟、屋極也。桴、桴也。蔓、屋棟也。徐鉉曰。所以承瓦。故從瓦。釋名。桴、隱也。所以隱桴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屋脊曰蔓。蔓、蒙也。在上蒙覆屋也。博雅。桴、棟也。義訓。屋棟謂之蔓。今謂之搏。亦謂之榜。

兩際。爾雅。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桷相正當。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桷。振。桷、於兩切。振、音真。義訓。屋端謂之桷。振。謂

之。廢。搏風。儀禮。直千束榮。榮、屋翼也。甘泉賦。列宿乃施於上榮。說文。屋栳之兩頭起者為榮。義訓。搏風謂之榮。

搏風。今謂之搏風版。拊。說文。拊、複屋棟也。靈光殿賦。狡兔踉伏於拊側。拊、斗上橫木。刻兔形。致木于背也。義訓。複棟謂之拊。今俗謂之替木。

椽。說文。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又椽方曰桷。短椽謂之棟。恥綠切。釋名。桷、确也。其形細而踈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傳次而布列之也。或謂之榱。在桴旁下列。衰衰然垂也。博雅。榱、椽、桷、棟、椽也。景福殿賦。爰有禁楸。勒分翼張。禁楸、短椽也。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余廉切。或作欄。爾雅。檐謂之檁。屋栳。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檐、俗作檐者。非是。爾雅。檐謂之檁。屋栳。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日楣。齊謂之檐。楚謂之栳。檀。徒含切。屋栳前也。序。雅音。庶也。宇。屋邊也。昨階。上當楣。注。楣、前梁也。主人釋名。楣、眉

而斜據。相枝、檣、梁上、交木也。欂櫨、義訓、斜柱謂之梧。今俗謂之叉手。

棟。爾雅。棟謂之桴。屋樑也。儀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梁。九偽切。又九委切。

檁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桴皆楊雄方言。蔓謂之雷。即屋樑也。說文。極、棟也。棟、屋極也。桴、桴也。蔓、屋棟也。徐鉉曰。所以承瓦。故從瓦。釋名。桴、隱也。所以隱桴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屋脊曰蔓。蔓、蒙也。在上蒙覆屋也。博雅。桴、棟也。義訓。屋棟謂之蔓。今謂之搏。亦謂之榜。

兩際。爾雅。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桷相正當。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桷。振。桷、於兩切。振、音真。義訓。屋端謂之桷。振。謂

之。廢。搏風。儀禮。直千束榮。榮、屋翼也。甘泉賦。列宿乃施於上榮。說文。屋栳之兩頭起者為榮。義訓。搏風謂之榮。

搏風。今謂之搏風版。拊。說文。拊、複屋棟也。靈光殿賦。狡兔踉伏於拊側。拊、斗上橫木。刻兔形。致木于背也。義訓。複棟謂之拊。今俗謂之替木。

椽。說文。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又椽方曰桷。短椽謂之棟。恥綠切。釋名。桷、确也。其形細而踈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傳次而布列之也。或謂之榱。在桴旁下列。衰衰然垂也。博雅。榱、椽、桷、棟、椽也。景福殿賦。爰有禁楸。勒分翼張。禁楸、短椽也。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余廉切。或作欄。爾雅。檐謂之檁。屋栳。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檐、俗作檐者。非是。爾雅。檐謂之檁。屋栳。淮南子。榱、椽、榱、題、榱、垂也。方言。屋栳謂之榱。即屋樑也。說文。秦謂屋聯榱也。日楣。齊謂之檐。楚謂之栳。檀。徒含切。屋栳前也。序。雅音。庶也。宇。屋邊也。昨階。上當楣。注。楣、前梁也。主人釋名。楣、眉

而斜據。相枝、檣、梁上、交木也。欂櫨、義訓、斜柱謂之梧。今俗謂之叉手。

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又曰栢。栢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椈。椈縣也。縣連椈頭。使齊平也。宇羽也。如鳥羽自蔽覆者也。西京賦。飛檐轆轤。口又鏤檻文櫨。櫨連櫨也。景福殿賦。櫨栢椽櫨。連櫨承瓦也。博雅。楣檐櫨栢也。

義訓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崑廊謂之崑。檐櫨謂之廡。音由

舉折 周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各分其修以通俗文。屋上平曰甬。必孤切刊謬正俗。

音字。隋今猶言嶮峻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

蓋庸峻也。今謂之分舉折者，詳以前后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爲四分，自檐方背上至脊搏背上四分中，舉起一分，先以尺爲丈，以寸爲厘，以毫爲分，以毫爲厘，側畫于壁上，定其窻慢折之。

之類如甌瓦廳堂四分中舉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甌瓦廊屋及甌瓦廳堂每

一尺加五分或取瓦廊屋之類每一尺加三分若兩椽屋不加其副階或經腰並二分中舉一分

卷看詳

爾雅。閤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柎謂之闕。闕。門地限也。疏云。俗棖謂之楔。曰。柎兩旁木。李巡楣謂之梁。戶門

樞謂之樞。門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北門樞持樞者或達也。落時謂之扂。道二名也。櫺謂之闌。闌門。闌謂之扉。所以

止扇謂之閤。門辟也。旁長檑也。植謂之傅。傅謂之突也。戶持鏤蒼植也。說文閤門旁戶也。閤持立之門。博雅闔謂之

門呼計切。閉呼計切。扇扉也。限謂之丞扶臣月切。檠臣月切。機闌木切。柴也。美苦切。義訓。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鑑。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門持

關謂之撻。連音戶版謂之簾。上音牽門上木謂之枅。下音見扉謂之戶。戶謂之閑。臬謂之杙。限謂之闔。闔謂之閤。

閤謂之扃。音瑛。音廖。音移。音扃謂之閤。音坦。音廣韻曰。門上梁謂之楣。音楣謂之闑。音沓。音鍵謂之扂。開謂之闔。音偉。闔謂

之闔。音外關謂之局。外啓謂之闕。音門次謂之闕。高門謂之闕。唐闕謂之闕。荆門謂之華。石門謂之庸。音

烏頭門。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烏頭大門。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烏頭。

取門覆表之義。義訓。表揭閤閱也。揭音竭。今呼爲樞星門。

華表。說文。桓。亭郵表也。前漢書注。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

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今人。猶謂之和表。顏師古曰。卽華

表也。

窗。考工記。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爾雅。牖戶之間謂之辰。西者云。說文。窗。穿壁以木爲交窗。向北

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樞。樞間子也。樞。房室之處也。義訓。交窗謂之牖。樞。窗謂之疏牖。牖。謂之節。

部。綺窗謂之麗。音。唐。房疏謂之櫳。

平基。史記。漢武帝建章後閣平基。中有騶牙出焉。今本作平。樂者誤。山海經圖作平撩。云。今之平基也。古謂之承塵。今

宮殿中其上悉用草架梁。樑。承屋蓋之重。如攀額。撞柱。敦。搯。方。搏。之類。及縱橫固濟之物。皆不施斤斧。於明。樑。背上。架算。程。方。以。方。橡。施。版。謂之平。閣。以。平。版。貼。革。謂之平。基。俗。亦。爲。平。起。者。語。誤。也。

關八。藻井。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苑之狎獵。藻井。當棟中。交木如井。畫以藻文。飭以蓮莖。綴其根於井中。其花下垂。故云倒也。靈光殿

賦。圓淵方井。反植荷渠。風俗通義。殿堂像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沈約宋書。殿屋之爲

圓泉方井兼荷花者。以厭火祥。今以四方造者謂之關四。

鉤闌。西都賦。拾櫺檻而卻倚。若巔墜而復稽。靈光殿賦。長塗升降。軒檻曼延。軒檻。鉤闌也。博雅。闌。檻。龔。桂。牢

也。景福殿賦。櫺檻披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摺以瓊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櫺檻、鉤、闌也。言鉤闌中錯也。漢書。朱雲忠諫。攀檻折及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今殿鉤闌當中兩拱不施尋。義訓。闌楯謂之枅。階檻謂之闌。

拒馬叉子。周禮。掌舍設枅。枅再重。故書抵爲拒。鄭司農云。枅。懷枅也。拒。受居溜水潦臺也。行。枅。行馬也。今謂之拒。馬又子也。

屏風。周禮。掌次設皇邸。邸。後版也。其屏風次爲飾。邸。禮記。天子當扆而立。扆。屏風也。斧扆爲斧。謂之扆。其內謂之家。義出於此。釋名。屏風。可以障風也。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

櫺柱。義訓。牖邊柱謂之櫺。苦減切。今梁或額及博之下施柱以安門窗。者謂之恣柱。蓋語譌也。俗音蘄。字義不載。

鴟尾。漢記。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卽降雨。遂設象於屋脊。鴟吻。非也。譚賓錄。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卽降雨。遂設象於屋脊。

瓦。說文。瓦。上器也。燒之總名也。施。周家埴埴之工也。兩分切。古史。昆吾氏作瓦。博物志。桀作瓦。義訓。瓦謂之甕。音穀。半瓦謂之甗。音狹。甗謂之甗。音爽。牝瓦謂之甗。音版。甗謂之甗。音還。牝瓦謂之甗。音皆。甗謂之甗。音雷。小瓦

謂之橫。一作甗。

階。說文。除。殿陛也。階。陛也。阼。土階也。陛。升高階也。陔。階次也。釋名。階。陛也。陛。早也。有高早也。天子殿謂之納陛。以納人之爲言也。階。梯也。如梯有等差也。博雅。阼。仕已切。櫺。力忍切。砌也。義訓。殿基設之陛。音堂。殿

階次序謂之陔。除謂之階。階爲之埒。音的階下齒謂之城。七仄切東階謂之阼。露外謂之阼。

塼。爾雅。瓴甌謂之甃。甃。磚也。今江東呼爲瓴甌。博雅。甃。音潘。瓴。音胡。瓦。音亭。治甃。音甄。甃。力佳。耳。瓴。音零。甌。音的。甃。甃。磚也。

義訓。井甃謂之甃。塗甃爲甃。音哭大磚謂之甃。甃。

築牆之制。每牆厚三尺。則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減半。若增高三尺。則加厚一尺。減亦如之。凡露牆

每牆高一丈。則厚減高之半。其上收面之廣。比高五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三寸。減亦如之。其用襲

築城制度。凡抽絀牆厚高同上。其上收面之廣。比高四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二寸五分。如在屋下口加二寸

造柱礎之制。其方倍柱之徑。謂柱徑二尺。即礎方四尺之類也。方一尺四寸已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已上者。厚

減方之半。方四尺已上者。以厚三尺爲率。

造踏道之制。長隨間之廣。每階高一尺。作二踏。每踏厚五寸。廣一尺。兩邊副子。各廣一尺八寸。厚與第一層象眼同

兩頭象眼如階。高四尺五寸至五尺者。三層。第一層厚四寸半。第二層厚四寸。第三層厚四寸。高六尺至八尺者。五層。第一層厚

六寸。每一層或六層。第一層第二層同上。第三層各近減一寸。或六層。以下每一層各近減半寸。皆以外周爲第一層。其內深二寸。又爲一層。逐層準此。至平地

施土襯石。其廣內踏。兩頭安望柱石坐

造馬臺之制。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八寸。廣二尺二寸。其面方外餘一尺八寸。下面分作兩踏。身內或通素。

或疊澀造。隨宜雕鐫華文。謂石

凡鋪作自柱頭上。櫨料口內出一拱或一昂。皆謂之一跳。傳至五跳止。出一跳謂之四鋪作。或用華頭子。上仍出

昂。出兩跳謂之五鋪作。下出一卷頭。出三跳謂之六鋪作。上施兩昂。出四跳謂之七鋪作。上施二昂。出五跳謂之八鋪作。上施三昂。自四鋪作至八鋪作，皆於上跳之上橫施令拱與耍相接，交以承檼。檐方至桷，各於桷昂之上別施一昂，謂之由昂，以坐角神。凡於闌額上坐櫨料安鋪作者，謂之補間鋪作。謂之步間者，非當心須用補間鋪作兩朵，次間及梢間各用一朵，其鋪作分布令近遠皆勻。若逐間各用，則每間之廣丈尺皆同。如只心間用，或間廣不勻，即每補間鋪作一朶不得過一尺。

凡立柱，並令柱首微收向內，柱腳微出向外，謂之側腳。每屋正面謂柱首東隨柱之長，每一尺，即側腳一分。若側面謂柱首南，每長一尺，即側腳八釐，至角柱其柱首相向，各依本法。隨此加減，不定。凡下側腳墨於柱十字墨心裏，再下直墨，然後截柱腳柱首，各令平正。

用椽之制，每架平不過六尺。若殿閣或加五寸至一尺五寸，柱九分至十分。若廳堂椽徑七分至八分，餘屋徑六分至七分，長隨架斜至下架，即加長出檐。每榑上爲鏐，斜批相搭釘之。凡用椽皆以頭向下，尾向上。凡布椽其稀密以兩椽心相去之廣爲法。殿閣廣九寸五分至九寸，副階廣九寸至八寸五分，廳堂廣八寸五分至八寸，廊庫屋廣八寸至七寸五分。

造檐之制，皆從撩檐方心出，如椽徑三寸，即檐出三尺五寸；椽徑五寸，即檐出四尺至四尺五寸；檐外別加飛檐，每檐一尺，出飛子六寸。其檐自次角柱補間鋪作心，椽頭皆生出向外，漸至角梁，一間生四寸，三間生五寸，五間生七寸。五間以上約度，隨宜加減。其角柱之內，檐身亦令微殺向裏。不爾，恐檐圓而不直。凡飛子如椽徑十分，則

廣八分厚七分。大小不同約此法量宜加減各以其廣厚分爲五分兩邊各斜殺一分底面上留三分下殺二分皆以

三瓣卷殺下一瓣長五分次二瓣長四分。此瓣分謂廣厚所得之分尾長斜隨檐。凡飛子酒兩條近造先除出兩頭於飛檐魁內出者後量身內令隨檐長

結角解開若近角飛子隨勢上曲令背與小連檐平

造板門之制 高七尺至二丈四尺廣與高方。謂門高一丈則每扇如減廣者不得過五分之一合廣五

尺如減不得過四尺之類

造破子櫺窗之制 高四尺至八尺如間廣一丈用一十七櫺若增廣一尺即更加二櫺相去空一寸以不

櫺之廣狹只以空一寸爲定法板櫺窗高二尺至六尺如間廣一丈用二十一櫺廣增一尺更加二櫺破子櫺每窗高一尺則長九寸八分。令上下入子程內深三分之二

廣五分六釐厚二分二釐。每用一條方四分結角解作兩條則自得上項廣厚也每間以五櫺出卯透子程。凡安于腰串下高四尺

平額齊

造井屋子之制 自池至脊共高八尺四柱其柱外方五尺。乘檐及兩際皆在外柱頭高五尺八寸下施井匱高一

尺二寸上用厦瓦內外護縫上安壓脊垂脊兩際施垂魚惹草

造胡梯之制 高一丈拽腳長隨高廣三尺分作十二級攏頰提施促踏板。側立者謂之促板平者謂之踏板上下並安

望柱兩頰隨身各用鉤闌斜高三尺五寸分作四間。每間內安臥櫺三條爲度

造拒馬叉子之制 高四尺至六尺如間廣一丈者用二十一櫺每廣增一尺則加二櫺減亦如之。叉子首於

上串上出者每高一尺出二寸四分抗擗處下留三分

造叉子之制 高二尺至七尺。如廣一丈。用二十七樞。若廣增一尺。即更加二樞。減亦如之。又子首於上。高一尺。則出一寸五分。由挑瓣處下留三分。

造殿堂樓閣門亭牌之制 長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橫出者。牌帶牌兩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兩帶之內橫施者。每廣一尺。即

上邊綽四寸向外。牌面每長一尺。則首帶隨其長外。各加長四寸二分。舌加長四分。謂牌長五尺。即首長

一寸。舌長四尺二寸之類。其廣厚皆取牌每尺之長積而爲法。牌面每長一尺。則廣八寸。其下又加一

分。今牌面下廣四尺。謂牌長五尺。即上首廣三寸。厚四分。帶廣二寸八分。厚同上。舌廣二寸。厚同上。凡牌

面之後。四周皆用樞。其身內七尺已上者。用三樞。四尺以上者。二樞。三尺以上者。用一樞。其樞之廣厚。皆

量其所宜而爲之。卷九佛道帳無鈔。卷十牙腳帳等。卷十一十二並無鈔。

用瓦之制 廳堂等用散瓦者。五間以上。用瓦長一尺四寸。廣八寸。三間以下。門樓及廊屋六椽以

上。用瓦長一尺三寸。廣七寸。或廊屋四椽及散屋。用瓦長一尺二寸。廣六寸五分。

疊屋脊之制 堂屋若三間八椽。或五間六椽。正脊高二十一層。廳屋若間架與堂等者。正脊減堂脊

兩層。餘同門樓屋一間四椽。正脊高二十一層。或一十三層。若三間六椽。正脊高一十七層。其高不得過廳廊屋

或四椽。正脊高九層。常行散屋。若六椽。用大當溝瓦者。正脊高七層。用小當溝瓦者。高五層。營房屋若

兩椽。脊高三層。凡疊屋脊。每增兩間。或兩椽。則正脊加兩層。殿閣加至三十層止。廳堂二十五層止。門

大當溝九層止。小當溝七層止。營房屋五層止。

壘牆之制。高廣隨間。每牆高四尺。則厚一尺。其上斜收六分。每面斜收向若高增一尺。則厚加二尺二寸。減亦如之。

造立竈之制。并臺共高二尺五寸。其門突之類。皆以鍋口徑一尺爲祖。加減之。鍋口徑一尺者一斗。每增一斗。口徑加五分。至一百止。轉煙連二竈門與突並隔煙後門高七寸。廣五寸。每增一斗。高廣各加二分五釐。身方出鍋口徑四周各三寸。爲定臺長同上。廣亦隨身高一尺五寸。至一尺二寸。減二分五釐。減至一尺一分止。爲定腔內後項子高同門。其廣二寸。高廣五分。謂之搶煙。增減亦同門。隔煙長同臺。厚二寸。高視身出一尺。爲定隔鍋項子廣一尺。心內虛隔作兩處。令煙分入突。直拔立竈門及臺在前。突在煙墮之上。自一鍋至一門。身臺等並同前制。隔煙不用連數鍋。煙墮子長隨身高。出竈身一尺五寸。廣六寸。爲定山華子斜高一尺五寸至二尺。長隨煙墮子。在煙突兩旁。墮子之上。凡竈突高視屋身。出屋三尺。如時暫不在屋下者。高其方六寸。或鍋增大者。量宜加之。加至一尺二寸。並以石灰泥飾。

造茶爐之制。高一尺五寸。其方廣等。皆以高一尺爲祖。加減之。面方七寸五分。口圓徑三寸五分。深四寸。吵眼高六寸。廣三寸。內燎風斜高凡茶爐底方六寸。內用鐵燎枝八條。其泥飾同立竈。壘射梁之制。先築牆。以長五丈。高二丈爲率。牆心內長二丈。兩邊牆各長一丈五尺。兩頭斜收向裏各三尺。上壘作五峯。其峯之高下。皆以牆每一丈之長積而爲法。中峯每牆長一丈。高二尺。次中兩峯。各高一尺二寸。其心至中峯兩外峯各高一尺六寸。其心至次中兩子梁高同中峯。厚減高一尺。兩邊踏道斜高視子梁。長隨梁身。厚減高之

二踏每踏高八寸三分。子堞上當心踏臺長一尺二寸高六寸面廣四寸。厚減面之半分作三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凡射堞五峯。每中峯高一尺則其下各厚三寸上收令方減下厚之半。上收至方一尺五寸上其兩峯之間並先約度勢其峯上各安蓮花坐瓦火珠各一枚當面以青石灰白石灰上以青灰爲緣泥飾之。合青灰用石灰及無軟石灰每石灰一十斤用粗墨一斤或墨煤一十一兩膠七錢合破灰每石灰一斤用白蔑上四斤八兩每用石灰十斤用麥麩九斤收壓兩徧令泥面光澤。

壘砌階基之制用條磚殿堂亭榭階高四尺以下者用二磚相並高五尺以上至一丈者用三磚相並樓臺基高一丈以上至二丈者用四磚相並高二丈至三丈以上者用五磚相並高四丈以上者用六磚相並。普拍方外階頭自柱心出三尺至三尺五寸。每階外細磚高十層其內相並磚高八層。其殿堂等階若平砌每階高一尺上收一分五釐如露斷砌每磚一層上收一分。二釐壘樓臺亭榭每磚一層上收二分。五釐壘

鋪砌地面殿堂等塼之制殿堂等每柱心內方一丈者令當心高二分方三丈者高三分。如廳堂廊舍等亦可以兩條爲計柱外階廣五尺以下每一尺令自柱心起至階齧垂二分廣六尺以上者垂三分。

壘砌牆隔減之制殿閣外有副階者其內牆下隔減長隨牆廣。下同其廣六尺至四尺五寸。寸自六尺以減五尺五寸高五尺至三尺四寸。法自五尺以減六寸爲止。如外無副階。同廳堂廣四尺至三尺五寸高三尺至二尺四

寸若廊屋之類廣三尺至二尺五寸高二尺至一尺五寸其上收同階制。

造踏道之制廣隨間廣每階基高一尺底長二尺五寸每一踏高四寸廣一尺兩頰各廣一尺二寸兩頰內線道各厚二寸若階基高八塼其兩頰內地楸柱子等平覆轉一周以次單轉一周退入一寸又以

次單轉一周。當心爲象眼。每階基加三墼。兩頰內單轉加一周。若階基高二十墼。以上者兩頰內平覆轉加一周。踏道亦如之。

壘砌慢道之制。廳堂等。每階高一尺。拽腳斜長四尺。作三瓣蟬翅。當中隨間之廣。取宜約度兩頰及斜長一尺。加四寸爲兩側翅瓣下之廣。若作五瓣蟬翅。其側翅瓣下取斜長四分之三。凡慢道。面墼露齷。皆深三分。

壘馬臺之制。高一尺六寸。作兩踏。上踏方二尺四寸。下踏廣一尺。以爲率。

累馬槽之制。高二尺六寸。廣三尺。長隨間廣。或隨聽其上以五墼相並。壘高六墼。其上四邊壘墼一周。高三墼。次於槽內四壁側倚方墼一周。其方墼後隨斜分方磚之上。鋪條墼覆面一重。次於槽底鋪方墼

一重。爲槽底面。墼並宜用純灰下之。

自卷十六至二十五。並土木等功限。自卷二十六至二十八。並諸作用釘膠等料用例。自卷二十九至三十四。並制度圖樣。並無鈔。

右鈔崇寧二年正月。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李誠所編營造法式。其宮殿佛道龕帳。非常所用者。皆不敢取。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潤州通判廳西樓北齋。伯宇記。時蔡晉如通判潤州事。

綠珠傳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人。白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初平蕭銳。於此置南州。尋改

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江。盤潤房山。霍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霍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墅。一作在河南金谷。澗中有金水。自太白原來。崇乃卽川阜稱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晉文王諱昭。改爲明君。明君者。漢曲也。崇以此數之。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妓妾。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裝飾一處。一作忽使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龍珮。瑩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珠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霍角山出。合容州江。叫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場。吳有西施浴處。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霍角山下。耆老傳。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是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水主之使然。昭君村上。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云。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此又與不完具者同焉。今人間尙傳綠珠者。椎髻。按白州風俗。三種夷婦人皆椎髻。

右鈔直史館樂史所撰綠珠傳。史獨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也。二

十六日西樓北齋鈔。是日赴因勝僧飯。

膳夫經手錄 楊華

虜豆。微似白豆而小。北地少。江淮多炒而食之。俗呼之虜豆。僮子名也。其味腥甜。止於卑屑。無等可稱。胡麻。卽巨勝也。是黑油麻。起脊者。飲食所須。與大麻略同。仙方中退皮九蒸九曝乾。爲飯煮粥。勝大麻子。薏苡味甘香。微寒。所在有之。宜山田。苗如糧切於結珠子。形似粟米。大如小豆。煮食之甚美。署藥。本爲署預。犯代宗諱。改多生岡阜。宜沙地。芋頭。有別種野生。俗呼爲天河生。研而粘書策。無以加也。又小方切。流水浸三月時。復曬曝漉乾。以麪盆食之。可爲休糧藥。

桂心。能殺草木。得蔥乃復生焉。

蘿蔔。貧窶之家。與鹽飯皆行。號爲三白。

江南有魚曰鵝鵝。有大毒。中者卽死。灌蓼蒿汁。卽復甦。

苜蓿。勃公英。皆可爲生菜。

刺結。絞汁飲之。療鼻衄。

苽蓼。本括蓼。避憲宗諱耳。

水葵。本蓴菜也。避順宗諱。改味甘平。無毒。性冷而疎宣。多食損人。出鏡湖者。瘦而味短。不如荊郢間者。凡木耳菌子。亦色黃。色青色黑兼爛者。例有毒。白褐者無毒。凡中菌毒。急取乾魚汁飲之。立愈。梨汁飲之。亦然。

蕪荑。乃沙塞之赤榆子也。味辛。椒之亞也。

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色黑壯者。曰骨癢。一作殺白而有角者。曰古殺。一作殺羊皆羶。晁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

斤。唯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牛糞可以去銅訓。暈一作牛尿。當以尿爲是。

鷓鴣子。本爲鷓鴣子。避順宗諱。故改焉。

禍於火侯屋吳切。蓋楚語也。解在文選音義。味微酸。極肥美。每春暮夏初而至。不知其自來也。毛色微類鸚

鵡。狀似鵲鳩。居卽自呼其名。食之解百藥。不益人。

鴛鴦。古人圖之於繡衣上以服。以其貞且義也。又爲羽族。卽不栖樹林。類水鳥。而不在江潯。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野狐衛其子。雖人逼而不去。豈物類相懸。而情性使之然歟。事雖微。義堪白首矣。食其肉。佩其毛。去邪魅病。其形類鴨而大。頸圓而朱臆。白腹而翠襟也。

鰻鱺魚。燒烟薰毼一作毯。經年不蛀。唯養蠶家忌。其燒煮之。甚益小兒孩童。

魴魚。其皮澀。可以磨物者。魚極肥。而腸與腮是爲蠅蜋者也。

櫻桃。其種有三。大而殷者吳櫻桃。黃而白者蠟珠。小而赤者曰水櫻株。一作桃食之皆不如蠟珠。

枇杷子。出江南。揚雄曰盧橘夏熟是也。

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爲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

已後盛矣。名係鹽鐵。管推存焉。今江夏已東。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舉其尤處。別爲二品總焉。新安茶。蜀茶也。與蒙頂不遠。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折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諸茶。春時所在喫之。皆好。及將至他處。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處。惟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由此尤可重之。自穀雨已後。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其爲功德也如此。饒州浮梁。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喫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其于濟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長于蜀茶。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處出處者。並方斤厚片。自陳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尙之。其濟生收藏。摧稅。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歲取十萬。自瀟湘達于五嶺。皆仰給焉。其有先春好者。在湘東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變。然雖遠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細。潭州茶。陽團茶。鱸渠江薄片茶。有油江陵南木茶。凡施州方茶。苦已上四處。悉皆味短而韻卑。唯江陵襄陽。皆數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記也。建州大團。狀類紫筍。又若今之大膠片。每一軸。十片餘。將取之。必以刀刮。然後能破。味極苦。唯廣陵。山陽兩地人好尙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云療頭痛。未詳。已上以貴蒙頂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頂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後之人。競栽茶以規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雖非蒙頂。亦希顏之徒。今真蒙頂。有鷹觜牙白茶。供堂亦未嘗得其上者。其難得也如此。又嘗見書品。論展陸筆工。以爲無等。可居第一。蒙頂之列茶間。展陸之論。又不足論也。湖顧渚。湖南紫筍茶。自蒙頂之外。無出其右者。峽州茱萸簩。得名近。自長慶稍稍重之。亦顧渚之流也。自是碧澗茶。明月茶。峽中香山。

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雖所出至少，又勝於茱萸簪矣。舒州天柱茶，雖不峻拔遒勁，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岳州澧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簪。此種茶性有異，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卽赤色而無味。蘄州蘄水團黃團薄餅，每斤至百餘斤，率不甚麤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壽州霍山小團，其絕好者，上於漢美所闕者，馨花穎脫。睦州鳩坑茶，味薄，研膏絕勝霍山者。福州正黃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嶺北，與香山、明月爲上下也。崇州宜興茶，多而不精，與鄂州團黃爲列。宣州鴨山茶，亦天柱之亞也。東川昌明茶，與新安含膏爭其上下。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尙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賚，數千里不絕於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顧渚茶品之亞列。祁門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鱸莫先於鯽魚、鯪、魴、鯛、鱸，次之鱖、味、鯪、黃竹五種爲。佗皆強爲之利，不足數也。

不飪有

有卅 長者有方

厚 者

有切麪筋夾粥、絕粥

其 甚多皆

之流也，又有羊肉生致碗

不能覆之後，以五味汁沃之，更以椒酥和之

謂鶻突不飪

令陶或索餅，或榦切與不飪法略同

右鈔唐巢縣令楊華所撰膳夫經手鈔，大中十年六月成書，迄今二百餘年矣。其間如茶、日食、飲之類，茗粥之類別鈔皆與今不同，以此知古今之事異宜者多矣。必曰井田肉刑、籩豆而飲食者，非通之論也。

臘月八日西樓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談助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晁載之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褚志政)

G 14210 上

必

